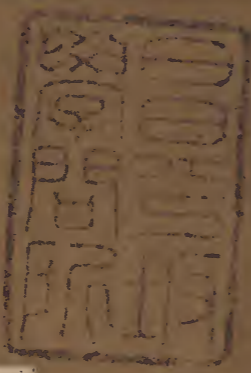


儀礼参義

内編 二十之三



大政官文庫			
一	二	三	漢
六	三	〇	書
四	九	〇	門
獅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一	二	三	漢
六	三	〇	書
四	九	〇	門
獅	函	架	冊

九經補註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64	
冊數	30 (16)		
函號	275	1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儀禮經傳內編卷二十

姜兆錫註疏參義

大夫少牢饋食禮下

此以上乃上大夫饋食饋尸之禮而以下乃下大夫饋食不饋尸之禮今分爲

上下也舊分徹俎前爲少牢饋食禮而其下別標爲有司徹謂此以下乃上大夫祭畢饋尸于堂及下大夫祭畢不饋尸

而禮尸于室中之禮也但考饋尸不饋尸其異雖在祭畢尸已徹俎之後而其所以異則早在祭未畢尸將入飯之先若

于徹俎時分注爲饋尸不饋尸之異禮則禮次不明而學者將失其所據矣故今以正大夫與下大夫之禮分爲上下而

附識其義于此云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

注曰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祭之牲物則同但不得備禮耳舊謂大夫或有疾

病昆弟攝祭而不賓尸也按曾子問篇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不緩祭不配賓莫不舉而此皆有其禮說蓋失之矣祝侑謂尸七飯

時也疏曰云不賓尸爲下大夫者按此各章從尸飯七已前皆與上大夫賓尸之禮同已後則以此祝侑續之故云其牲物則同但

不得備禮也按曾子問篇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于爲大夫則其攝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于某執其常事其祭不厭祭不旅不

不綏祭不配注云皆辟正主也厭厭飫神也迎尸之前是陰厭尸謬之後是陽厭此不厭謂不陽厭也不旅者不旅酬也不嘏者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者不墮祭也不配者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也今不饋尸者皆有其禮非如舊使昆弟攝者之解故云蓋失之矣祝侑如之者謂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尸食廼盛俎嚶臂肫臠

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盛音成下同○注曰尸食

俎也皆牢者謂七體皆牢豕牢明非腊也此七體與七飯以前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也魚七者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此盛半也腊所盛亦右體而脊屬焉言無髀者腊一純而俎嫌有之也疏曰云盛于所俎者特牲盛所俎俎釋三箇以歸尸是也按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變也先言嚶者見從下起也不言肩未舉舉乃盛也不言骼骼已舉先在俎也有司徹不盛俎者賓尸之禮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皆牢豕者五鼎羊豕魚腊膚膚不升魚腊在下也以上篇載時脊脊六體今止四體且但盛一骨者二體先舉故不序也凡骨體之數左右合為二十一體上篇注云肩臂嚶皆肱骨也膊骼皆股骨也鄉飲酒注云前脛骨二肩臂嚶也後脛骨二膊骼也凡左右各五體是也又後有髀及股折髀在肫上近後股正俎不用

前文髀不升是也特牲記主婦俎獻折注云獻後足也左右各二

是十二也獻昏禮不數者凡體前貴于後獻賤于嚶故亦不數獻也又分脊為三前為正脊中為脛脊後為橫脊是十五也又分脊為三前為代脅中為長脅後為短脅左右各三是二十一體也三脊三脅皆取一骨盛于所各有一骨在干俎故云俎猶有六體也凡牲用右故腊亦盛右按上篇腊一純而俎脊屬不折直為一體凡代脅長脅短脅左右各三并脊為七體通肩臂嚶膊骼左右各五為十七體故知脊屬也又按前文尸腊一純而俎不云髀不升而祝俎則云腊兩髀是髀在祝俎不在神俎明矣今更言腊辯無髀者前陳鼎上下大夫皆同今下大夫不饋尸嫌尸俎腊有髀故又云腊辯無髀也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嚼之佐食受加于所

右八飯後盛俎舉牢肩與將饋尸者始異終同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據于魚腊俎俎釋三個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

魚俎在羊東腊俎在豕東據魚腊俎但言羊俎東以羊為尊也○注曰个猶枚也魚據四腊據五其所釋者魚三枚腊乃短脅正脅代脅也取于是者待神餘

也祝主人主婦各取一魚而腊則主人臂主婦臠祝其幣與蓋皆于鼎側更載也疏曰知魚據四枚腊據五枚者魚十五盛半俎猶有七個故釋三而據四腊十七盛半猶有八個故釋三而據五皆為改饌西北隅也知所釋是三脅者按下文主人腊臂主婦腊臠祝則幣也故知所餘惟脅脊而脊已在盛故又知所釋惟三脅也按特牲士禮不待神餘故主人主婦及祝皆無腊俎少牢禮上大

夫之祝當有腊俎至儻尸腊為庶羞又不載于俎此下大夫待神餘故祝主人主婦皆有腊體也主人用臂主婦用臠見下文祝用幣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上據時共在一俎以出及下設則主人主婦及祝各異俎且不同時故知更載于鼎側也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注曰至此凡十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飯疏曰上篇士禮九飯此少牢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也

佐食受牢舉如儻注曰舉謂肺脊也

右八飯後取俎舉牢脊與將儻尸者始其終同

主人洗酌爵尸賓羞肝皆如儻禮注曰用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

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儻其綏祭其嘏亦如儻音義

右主人酌尸尸酢嘏主人與將儻尸者同禮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胾皆如儻注曰自尸不飯告飽至此與儻同者在土篇

右主人獻祝與佐食與將儻尸者同禮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儻注曰與儻同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

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

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此言洗獻之後設籩與也○注

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疏曰此設籩實繼上篇室內西南隅陰厭而言也按周禮籩人職饋食之籩棗栗桃乾榛榛實羞籩之實糗餌粉養加籩之實菱芡栗脯是皆據籩人職而言也上儻尸之禮饗黃白黑黍等蓋朝事之

儀禮 少牢

卷二十一

三

籩羞籩之實各用不雜而此雜用之故云下賓尸也又按上大夫賓尸主婦亞獻設籩直有脯修二籩今下大夫不賓尸亞獻乃有四籩者賓尸之禮主人獻時主婦設四籩饗黃白黑故主婦獻時直設糗餌與脯修二籩通前四籩凡六籩此主人初獻無籩從故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自少于賓納兩籩也愚按洗獻如饋如其亞獻時受爵洗于房中以獻之屬也洗獻訖乃設籩實而下文尸祭賓羞又繼之疏云繼上篇室中陰厭而言者尸左執爵取棗糗蓋正獻亞獻等皆繼陰厭行之疏約舉為詞耳

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此言祭薦異也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揆于鹽振祭嚼之祝受加于所此又言燔祭異也

注曰自主婦反至祝受加于所此異于饋疏曰上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籩燔從故云此異于饋也蓋饋尸者此時不薦豆籩之屬至行饋尸之禮乃薦之今為不饋尸故此時薦之而禮異也

右主婦獻尸與將饋尸者始終同中異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

婦反位又拜注曰主婦夾爵拜者為不賓尸降崇敬也愚按特牲有夾爵拜也此下大夫既不賓尸主婦宜與士妻同今夾爵拜者是降禮而崇敬也疏乃謂上大夫賓尸者夾爵拜今降禮夾拜與上大夫同而崇敬也上佐食綏祭如饋卒爵拜尸答拜

抑何踈耶故節之

右尸酢主婦與將饋尸者同中有異

主婦獻祝其酌如饋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注曰與饋同者亦在上篇

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

祭祭酒啐酒注曰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饋疏曰按特牲主婦設籩上篇尸與主人

籩亦皆主婦設之至此獻祝宰夫設籩故云祝賤使官可也按禮記注內子為卿妻今下大夫妻稱內子者散文下大夫妻亦得為內子也次賓羞燔如尸禮

右主婦獻祝與將饋尸者始同終異

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一佐食亦如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獻二佐食無籩燔故皆如饋也

右主婦獻二佐食與將饋尸者同禮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止注曰尸止爵者亦以三獻禮成

欲神惠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也疏曰按正祭賓獻與饋尸賓長獻皆云拜送此不饋尸特言答拜者下大夫故也拜送禮重答拜禮輕

右賓長獻尸與將饋尸者異禮○按將饋尸者既三獻乃酢賓長賓長獻祝祝遂告利成而尸謏餒餒矣以其繼

之以饋尸禮故其時主人主婦不致爵也今為不饋尸故三獻爵止命主人主婦得相致爵比主人主婦致酢訖尸乃酢賓長賓長乃獻祝佐食乃致主人主婦而其下羞獻又不一儀然後尸謏行餒而未更為陽厭也此蓋以無饋尸之禮故互相衍縮如此學者通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尸西北面拜送爵疏曰

按祭統十倫其七曰見夫婦之別又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彼蓋據夫婦致爵而言也詩既醉序醉酒飽德見十倫之義天子諸侯皆有夫婦致爵之禮但士大夫尊避君故受主婦致爵而不酢婦此下大夫與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故夫婦相致爵也司宮設席注曰拜受乃設席變于士也疏曰下大夫禮致爵乃設席特牲士禮則未致爵已設席故又云變于士也

尊者嫌與君同士卑不嫌與君同也愚按周禮司几筵祀先王酢席注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是酢時已設席也則疏謂尊者有嫌于君士卑無嫌之說似為得之然按士大夫賓尸尸酢主設席乃送爵豈下大夫之尊嫌與君同而上大夫較尊反無嫌耶况王侯夫婦相致酢上大夫受致不酢疏固謂士大夫以尊避君而下大夫與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矣豈有夫婦相致酢上大夫有嫌而下大夫與士皆無嫌耶不應自相矛盾至此竊謂禮文互有異同殆未可以臆說亂經也或曰致爵與設席當並行或序在先或序在後互文耳當存參之

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

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

注曰臂左臂也特牲士禮五體

此大夫禮反三體者合牢與腊之臂則七體也牢與腊俱用臂所謂腊如牲體也疏曰右臂尸所用故知此為左臂特牲禮一牲故昨俎用五體此少牢禮臂脊脅皆牢既羊豕各各臂脊脅是六體通腊臂則七體也腊如牲體特牲記文彼云腊如牲骨骨即體也上文腊據五枚左肩臂膈肺髀今不用肩而用臂者以羊豕皆用臂故腊亦用臂也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

換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

注曰無從者變于土也亦所謂順而據也

坐挽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疏曰按特牲士禮云主婦致爵于主人肝燔從受爵酌以醋尸內北向拜主人答拜注曰不更爵殺也疏曰上主婦受尸酢時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酢主婦今自酢又不更爵故云殺也

卒爵拜主人答

手主婦以爵入于房

主人主人酢傳云者至僎尸時始致且主人無酢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
注曰作止爵乃祭酒變爵也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于僎尸禮疏曰按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無祭酒之文至三獻作止爵尸卒爵亦無祭酒之文今注云作止爵乃祭酒異于士特牲祭酒訖乃作止爵者特牲初獻亞獻時皆祭酒訖乃始燔從則其云三獻燔從如初爵止明祭酒既訖乃始止爵而此有異也又云作止爵亦異于賓尸者賓尸禮奠爵在主婦致爵之後其作之在獻私人之後欲神惠之均于庭也此止爵在主婦致爵之前其作之在致爵之後乃欲神惠之均于室也故異也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

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

與僎尸者禮畧同但僎尸禮賓獻即尸

右尸卒賓長爵酢賓長
乃酢賓視僎尸為遲又其僎尸時賓復獻尸尸俟賓致主人乃酢而此則賓致主人主婦以下賓獻即尸酢轉視僎尸為速矣

獻祝及二佐食

右賓長獻祝與佐食

僎尸者不獻佐食佐食乃餽矣

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向答拜注曰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也
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

右賓致主人主人祭卒爵債尸禮三獻致主人不洗羞滫魚

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

受爵賓西面答拜注曰北堂中房以北也東面者變于士妻也債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

西上而內賓自東面南上矣主婦席北東面者北為下也疏曰按特性記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宜統于主婦主婦南面也此東面故云變于士妻云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宗婦位繼于主婦今主婦准特性易處在宗婦之位則宗婦亦易處在主婦之位其為南面西上可知云內賓自東面南上者亦約特性記也按特性宗婦東面北上今主婦在宗婦之位東面乃以北為下者蓋自眾宗婦而言則北為上今主婦特位以立則依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故北為下也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注曰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膾

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臠注曰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也豕無脊脅下于致主人也羊豕四體與腊臠而五疏曰折骨謂不全體就體骨中折之也引特性主婦殷折者彼折是殷折此不言折何骨是畧也豕無脊脅下于致主人者此酢賓羊豕四體與腊臠而五若上文致主人則羊豕六體與腊臂而七也主

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揆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

齊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注曰立飲拜既爵者變于上大

夫也按債尸禮立飲不拜既爵

右賓致主婦主婦祭卒爵債尸禮不致主婦

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尸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

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主人酢賓言賓酌酢于主人者賓不敢勞主人而遂酌之猶主人不敢勞

賓遂酌之也。○注曰：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于饋尸也。疏曰：此賓獻及二佐食以下，若上大夫，則賓獻祝不及佐食以下，彼注云：不獻佐食，將饋尸，禮殺也。

右主人酢賓饋尸禮不酢三獻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饋尸禮祝為侑內

羞在右，庶羞在左內羞即房中之羞也

右羞尸祝主人主婦饋尸禮同

主人降拜，眾賓洗獻，眾賓其薦，香其位，其酬醋皆如饋禮。

右主人徧獻眾賓饋尸禮同

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饋禮，其位其薦，香皆如饋禮。

右主人徧獻兄弟及內賓私人饋尸禮同

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注曰：自乃羞至此，亦與饋尸同，不饋尸，則祝猶侑耳。

右羞賓兄弟內賓私人饋尸禮同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奠于筐注曰：賓長亦眾賓之長，次于上賓者。

非即上賓也，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也，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也。疏曰：上賓長已獻尸，訖明此是次賓長為加爵也。

右賓長獻尸及祝致酢主人主婦饋尸禮畧同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曰：此亦與饋尸同。疏曰：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也。注云：此亦與饋尸同。

者明其前雖無旅酬，而此無算爵之禮亦與饋尸同也。緣下大夫無饋尸之禮，堂下亦與神共尊，不敢與人君之禮同，故闕旅酬，直交錯其酬，行無算爵而已。若特牲士禮堂下得獻之後，與神別尊，故旅酬無算爵，並皆行之。士賤不嫌，與君同備禮也。愚按如上說，則亦上大夫與士皆于君無嫌，獨下大夫有嫌也。幾與前致爵乃設席之疏同病矣。考士旅酬大夫饋尸旅酬，與不饋尸不旅酬，疏說具于特牲士禮，視此條之說為詳。當參觀之。或又曰：饋尸不饋尸，其禮之質文繁簡，皆因時變通，猶冠禮用醴用酒及殺與不殺。

之屬非分上下大夫也以經若不償尸句推之可見其說亦近有理姑存之

右賓及兄弟錯酬無算爵與償尸禮畧同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注曰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于償疏曰此佐食事尸禮將畢為加爵獻尸及祝也云

利獻不及主人為殺者對上文賓長為加爵及主人而言也按上少牢償尸無利獻尸故又云異也獻祝祝受祭酒

啐酒奠之

右利獻尸及祝償尸禮無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下東面祝告于主人曰

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謾祝前尸從遂出于廂門

義見下文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廂門

外有司受歸之注曰自主人出立至此與償尸雜也疏曰少牢上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謾又上篇云祝命佐食徹尸俎降

設于堂下此云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廂門外有司受歸之故云雜也愚按少牢尸謾後當償尸故主人後尸出祝命徹設所俎以賓之若不償尸則主人當先尸出以導尸而祝反亦命徹俎以歸之也

右尸謾歸俎償尸禮畧同

徹作薦俎注曰餞前徹俎變于士也疏曰特牲既餞祝命

乃養如注曰餞前徹俎變于士也疏曰特牲既餞祝命乃養如

賓如賓謂如上篇自司官設對席至上餞與出也

右徹俎乃餞償尸禮同

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向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

納一尊于室中注曰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也

不令婦徹者變于始尚使官也西北隅南面所謂當室之白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改饌于此庶其饗而厭飲也屏

隱也一尊者陽厭禮無玄酒也疏曰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遣

此二人舉俎可知宰夫掌主婦之事敦豆本主婦設亦明是宰夫徹之止文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又云主婦獻祝宰夫薦是也前文初設饌主婦及宗婦各薦兩豆主婦設一敦宗婦贊三敦今改使宰夫徹豆敦故云變于初尚使官也當室之白以下雜取諸文以明之曾子問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此為陽厭注云得戶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司宮婦祭注曰婦祭婦豆間之祭也舊云埋之西階階間此豆間之祭以神位東疏曰按曾子問凡幣帛皮圭為命埋之在西故西階東埋之也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注曰閉牖與戶者為鬼神欲幽暗也

右尸出陽厭饋尸禮無

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牖門外有司受歸之眾賓出主人拜送

于牖門外乃反注曰拜送賓亦拜送其長也疏曰云拜送其長者長賓亦如之眾賓從注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注曰徹者徹祝之

不使有司徹者下于大夫也亦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也疏曰上大夫祭畢將賓尸有司徹其賓尸禮終亦有司徹今婦人徹故云下于上大夫也外者謂上有司改饌內者謂今婦人徹饋

右歸俎徹饌饋尸禮異

諸侯大牢饋食禮見下

王大牢饋食禮此大牢饋食各禮即周禮宗伯以饋食享先王之禮而諸侯亦畧同之也祭亦自饋食始

者此王侯下達由凶即吉之祭顧侯王以上牲牲禮儀則異耳舊或謂王侯饋食已前仍有灌鬯朝踐之禮此蓋將王侯時禘間祀以肆獻裸享先王之禮誤加于此而不自知其悖于饋食享先王之文者也今王侯饋食禮皆闕無考學者亦自士大夫禮差之以得其意可矣

士特祠特禴特嘗特烝各禮見下

大夫特祠特禴特嘗特烝各禮見下

大夫士省禘禮此祠禴嘗烝各禮皆自王下達于大夫士之禮而王于禴嘗烝三時皆得禘諸侯于嘗烝

二時得禘禴則一特一禘大夫士則四時皆不得禘但有大事則省問于君請一行之而已然其禮皆闕凡其四特祭與省禘各異同之儀皆無考矣姑錄記義于左

記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父祖曾有廟高祖始祖無廟是

三廟也享嘗約言四時之祭對王侯有月祭而言也家語云大夫考廟月祭與此不同適士二廟一壇曰

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

鬼適士謂侯國之上士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

鬼官師謂侯國之中下士為一官之長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

鬼庶士謂庶人在官者也降而無廟蓋于寢祭之家語及王制並云祭于寢是也

世祭皆及三代程子又云高祖自有服不可不祭何也蓋禮有限而心無窮學者由祖無廟而祭之者推之則禮與情交得而可與權矣大傳于禘及其高祖亦此意也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

高祖省猶告也請也本不得及高祖亦不得禘有大事則請于君亦得于禘而及之也

義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

者能盡祭之義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

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

于已而外順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上順于鬼神外順于君長內孝于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

能備然後能祭疏曰內盡其心外極其禮所謂百順也臣事君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愚按

喪禮特記

此申上文盡祭之義而因概言事君順長是故賢者之祭也致

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

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道導同為去聲○物品

疏曰按少牢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

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是祭祀神自致福孝子無所求也若水

早災荒禱祭百神則大祝有六祈而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

禮愚按誠信以未事言忠敬以當事言因時備物而以禮樂將

之即其事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

是之謂畜養去聲畜許六反○畜謂倫理篤也○疏曰追養繼

孝也畜養也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是

士曰究度人曰畜分之則五總之皆是畜養但功有小大耳是

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二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

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二道者孝子

之行也行去聲○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

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數音朔○注曰春

以禘為殷祭春祭曰祠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初非謂時祭也

王制祭統之文皆漢儒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在莊公遂以為

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閏二年五月禘于莊

公于夏正為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于夏正為五月所以

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立

不達其意于祭統王制春禘夏禘則注曰夏殷祭禮也于郊特

牲祭義春禘秋嘗則又曰禘當為禴皆以意揣之耳愚按趙氏

此辯最有見此外則三山林氏汪氏皆有說學者考之可也

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注曰霜露既降或無

將見之者言孝子于其時心動于中神交于外如得見其親也

云悽愴之心非其寒不云怵惕之心非其煖云怵惕之心如將

見不云悽愴之心孝子將祭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

如將見者皆互文

儀禮特論

卷二十一

三

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

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慮

摠下三者而言如語焉而未之然猶言遐不謂矣宿者皆出謂助祭事畢而出也陶陶遂遂隨行之貌是故慤善

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

子之志也注曰術當為述聲之誤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

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

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慤信敬即祭統誠信忠敬也禮不

命而使之總承上而極形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

敬以愉其薦之也進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于面謂求勿以齊齋同○立謂凝立也詘容舒貌進謂前進也愉顏和貌薦謂薦獻也欲色順貌孝

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

立而不加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

祭失之矣固猶陋也○坊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

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有事有所尊事也尸飲三衆賓飲一

示民有上下也注曰上下猶尊卑也儀禮特牲主人主婦上賓皆獻尸訖然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疏曰言尊

者得酒多卑者得酒少是示民以尊卑也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

趨走以教敬也齊齋同○疏曰戒謂散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

酒在下示民不滯也醴音體○滯猶貪也醴醴澄皆尚質不尚味也疏曰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滯于味也

澄酒謂澄齊也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惟澄齊若禮運醴醴在尸衆醴在堂皆不言酒獨澄酒在下言酒則鄭分釋澄為沈齊

酒為三酒矣。知此非三酒者，以三酒味厚故也。禮運醴醢在戶，此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禮運前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疏曰：謂因其祭之醢在戶耳。族相獻酬而教民親睦也。

考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

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

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

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

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數音朔，夫音扶，當去聲。○親謂身親執事也。趨讀如促，數

之言速也。漆漆讀如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疏曰：形貌慤質者容也。是也。修整而不華也。此乃賓客之容，何神明之與？交則孝子之與神明交，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謂進熟也。薦謂一豆也。恍惚，思念深也。王侯之祭，自血腥始至反饋，則物備禮盛而君子各致其濟濟漆漆矣。又何恍惚思念之有乎？禮各有所當，謂賓客與祭當濟濟漆漆，主人主祭當趨趨以數也。

諸侯特祠特禴禮見下

諸侯禴禴嘗禘各禮見下

王特祠禮見下

王禴禴嘗禘各禮此各禮即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禴

禴也。其禮今亦闕不可考。按士特性大夫少牢侯王大牢其禮固當一如饋食，但饋食禮自土下達皆自饋食始而禴禴嘗禘各禮則惟士大夫自饋食始。若侯王其前又皆有肆獻裸諸儀耳。蓋饋食禮上與下畧同者，由凶即吉禮從殺而禴禴嘗禘及大禘各禮上與下各別者，純吉非凶禮從隆故也。諸禮既皆闕，今姑將周禮雅詩及凡傳記畧備記義于

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

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則止去墀為鬼此王制所謂三

之廟而七也月祭蓋薦獻之禮或曰每月告諸侯立五廟一壇

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去墀為鬼此王制所

謂高祖及高祖以上王制天子牲祠禘禘禘禘禘禘皆誤作

祠禘一特一禘禘嘗禘烝特祠舊皆誤作禘禘禘禘皆誤作曾子

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王者惟天子崩與諸侯薨與

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

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

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出廟入廟必蹕羣廟之主通王侯而言言四廟約文也主皆

而集也主皆從君去者以君失國不敢棄其主也迎主出入必

蹕者以合食為大禮也惟三者則虛主以見王凡出不取七廟

之主以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

裸用竿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

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獻尊之獻鄭諤云字本作獻儀同昨酢同

禮記 特禘

卷二十一

禮記

太朝音潮。○追享即禘祭。追遠之義。朝享即大禘。合食之義。以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餘詳時禘禮。大傳諸侯及其太祖。謂但得禘祭其太祖以下之廟主而不得禘也。

考春秋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注見公羊傳曰大

事者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曰以言大

事異。知為大禘也。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主于太祖廟中。陳者就陳列太祖之前也。殷盛也。疏曰宣八年六月書有事于

大廟。彼是時祭。不言大。則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愚按毀廟之主已藏于太祖。不過就陳之而已。未毀之主當自其廟而升

于太祖廟。故一言陳一言升也。三年大禘再祭當躋者何。升也。六年據自終迄始。則四年云五年者。舉中而言也。

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僖公繼閔公為君。值當在閔公之下。而文公緣僖公為閔公。見值僖公于

閔公上。夫先後之義。公天以禮之。

王禘禮。按禘禮乃王者于五年追太祖所自出之帝。祀于太祖廟。而以太祖配之之禮也。其禮惟王者乃得行。而禮今闕矣。今錄

記經傳于左。

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禘

所自出之帝也。餘並見。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曰

禘為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而灌神之始。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者。至其後誠意懈怠。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孔子歎之也。餘詳

禮。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天下也。其如示諸掌

乎。注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于禘。非或所知也。而不王不

禘。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又言能知其說。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也不難矣。禮運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其衰謂公德反掩也。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凡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為也。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非矣。○祭法。虞禘黃帝而郊。嚳。夏禘黃帝而郊。鯀。殷禘嚳而

郊奠周禘饗而郊稷禘雖異而禘自出之帝則同漢記時祭有禘非也鄭注以禘郊皆為祭天更謬矣

義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一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

莫重于禘嘗疏曰禘在夏故為陽盛嘗在秋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成于秋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也愚按王

制及祭統皆曰春禘夏禘郊特牲祭義又曰春禘秋嘗皆漢記之臆說趙氏辯之詳矣而其順陰順陽及養陰養陽之義今錄

之者蓋始取其蘊之發而未可據為精之示與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

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

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注曰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疏曰記前先有此記故作記者

引之愚按發公室承出田邑而言草艾則墨承發秋政而言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而今秋云賞者賞之時亦未嘗無輕刑孟夏

斷薄刑決小罪是也罰之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

臣不全明者識其所以然能者盡其所當然全猶備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

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

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竟境同○濟成也德以性言志以情言義以理言

其德薄者其志輕疑于其義而求祭之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

敬何以為民父母矣言人君德薄志涼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此以上明德盛志厚為治國之本也詳

見後○祭義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齊並同齋

樂五教反為去聲○注曰致齊三日思此五者散齊七日不御

不樂不弔耳所嗜謂素所欲食也春秋傳云屈到嗜芰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居處在前樂嗜居後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優音愛還旋同愾音慨○注曰周旋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

位者謂初入室陰厭時也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

謂其薦饌時也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謂當

無尸之時設薦已畢也愚按分解二出戶似鑿容聲謂環珮之

聲故但云聞而已歎息之聲則聽而後庶几得之此二者之別

也豈如疏之所分者哉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

敬乎疏曰致愛則存謂孝子致極其愛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

忘于親故也致慈則著謂孝子致極其敬則若親之著以

色不忘于目聲不忘于耳故也此○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

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比必二反○此猶及也虛中言不念餘事也

宮室既修百物既備夫婦齊戒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

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屬音灼勝平聲○薦

修謂掃除勦室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于是諭其志意以其

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諭者謂使祝祝唯聖

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嚮

注曰饗者謂祭之能使之饗也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

中心嚮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

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相去聲○色不

和敬故作君牽牲將薦血毛也勿勿猶勉勉也疏曰奠設也盞齊也君獻尸夫

人薦豆謂先獻後薦也齊齊整齊之貌玉藻云廟中齊齊愉愉

和悅之貌此以上總明孝子內外○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

盡敬以饗其親而以聖人為極也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

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取娶同○玉女美之也君子于玉比德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蒞陸產

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注曰具謂其具也菹醢等備見

周禮內則牛羊豕三牲備為大牢周之八簋明堂位文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天子八也是故天子親

耕于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其純服諸侯耕于東郊

夫人蠶于北郊亦如之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

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

也純注讀作緇○純服謂冕服也此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

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則不齊

不齊則于物無防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

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齊也齊不齊並如字餘同

齋○訖猶止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

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

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定者

定其志意也無不定則齊矣故曰定之之謂齊此二節亦內自盡之意而下皆外求助之象也是故先期旬有

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

人致齊于內然後會于大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

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鞞卿大夫從

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臠夫人薦豆此

之謂夫婦親之

大廟大宗之大音泰禕翬同從去聲浣音歲臠才細反○注曰宮宰內宰也宿讀為肅猶戒也

戒輕而宿重也圭瓚璋瓚以圭璋為柄酌鬱鬯以裸也紉以牽牲芻猶藁也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其其水藁浣謂盞齊周禮盜齊浣酌是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噴謂肺也○以鸞刀割制之也天子諸侯祭禮先裸尸乃迎牲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大人之正寢○此以上通言其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內外盡敬于將事與臨事也

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

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

尸此與境內樂之之義也

樂音洛○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總干疑立貌皇君也尊之也上言祭必夫

婦親之以見外內備其官職之義此言祭與臣民樂之以見上下合其歡心之義凡皆前文德盛志厚為治國之本之重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裸馨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

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二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

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

雖聖人弗能得也

武宿夜武曲名疏曰皇氏云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

日因名焉其樂亡熊氏云即大武之樂也言二道皆假外物以增內志裸則假于鬱鬯歌則假于聲音舞則假于干戚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志輕畧則此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等亦輕畧而不得殷重矣

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此章

特言二者乃祭之重以見德盛志厚為治國之本之事也○夫祭有餞餞者祭之末也不可

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餞其是已是故古之

君子曰尸亦餞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餞音俊○術猶法也疏曰

善終者如始古人之言引以証餞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餞鬼神之餘也又引古言証之尸亦餞鬼神之餘者王侯初薦毛血燔

燎是薦于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大夫士陰厭亦先薦鬼神而後尸食是也尸餽鬼神之餘人餽尸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人君能施惠即其政善不能施惠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矣

是故尸讓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

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士之餘也所讓

六反○注曰進當為餽聲之誤也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

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于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

象也別必列反見音現○注曰神惠之徧廟中如君惠之徧境內也疏曰言餽之時君與三卿等以四簋之黍修惠術于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舉其美也祭者澤之大

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

下有東餽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

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重平聲夫音扶○民夫猶言民人也人待

猶言皆待此章又特言餽雖祭之末亦德盛志厚為治國之本之意也祭義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曰氣謂嘘吸出入魄謂耳目聰明合鬼

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按自此以下至報其親不敢不盡也皆宰我問鬼神而夫子答之也今節而存之

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

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熏同○陰于下言骨肉陰于

地中為土壤也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百物猶言眾生也疏曰骨肉以下覆說歸土之義其氣為昭明者言升上為靈明也

焄蒿悽愴者言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有悽愴也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二

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

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饗鬯加以報

義豐祭義

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蕪香同上見現同下見衍舊釋並支無音武○二端

謂氣為神魄為鬼也二禮謂朝事薦血腥饋食薦黍稷也間雜

也燔燎馨香雜以蕭光所謂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虞祭首夏

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總舉之也俠無謂兩無醴酒也報氣以氣

報魄以實各首其類也疏曰教眾反始也者言朝踐之時先祭

以光氣而未及于飲食是教眾以由終反始而為古者尚質之

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饋熟之時乃祭以飲食而因及于

燕飲是教民以由上逮下而為後聖至極之禮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

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勿盡也

致敬承教眾反始而

言發情承教民用情而言分言之為反始與用情專言之皆為

反古復始也疏曰追祭古先之祖是反本祭報始生之親是復

始二者皆不忘所生也此以上推言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

鬼神之本而因分言報本之大綱也

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

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別也

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醑治

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增音

去聲炮音庖亨烹同○注曰炮者裹燒之燔則加于火上烹者

沃煮之炙則貫之火上也疏曰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為窟增巢

者檜聚其薪以為巢飲其血茹其毛者食鳥獸之肉兼飲茹其

血毛若漢蘇武以雪雜羊毛茹食之是也修火之利者按世本

燧人始出火至神農乃更修益使廣民得熟食也范金者謂制

為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以燒瓦器朔亦初也謂

今世所為宮室飲食衣服之屬非始造之皆做法中古以來聖人之制也

故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

醴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

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

音賈○注曰周禮五齊一曰

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齊醴即盎澄即沈

也奠不同處重古畧近也祝謂祝為主人饗尸之辭嘏謂祝為

尸致福主人之辭疏曰玄酒謂水也水色玄太古無酒以此當之重古物故陳在室內而近北也醴齊盎齊後世所為故陳雖在室內而稍南近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醲在戶外也泛齊所陳雖無文當在玄酒南醴齊北熊氏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故也粢醴與之故陳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事酒昔酒清酒三者又與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將祭之夕省牲及祭日之旦迎牲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犧牲在獸西西上北首是也備其鼎俎者牲煮于鑊在廟門之外鼎陳于鑊西取牲體以實之入設于阼階之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于俎少牢禮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上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而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者琴瑟堂上之樂書曰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曰下管鼗鼓笙鏞以閒是也修其視嘏者視謂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皇氏熊氏云上神謂天神先祖即人鬼也以正君臣者祭統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是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也以睦兄弟者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也以齊上下者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君在阼行上事而因受天福也玄酒在室以下至與其先祖是事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之祐是義引周禮五齊是酒正文按酒正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者成而汁渣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鄧白矣醲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沉如今造酒矣據其注澄齊即沉齊而坊記醴酒在室醲酒在堂澄酒在下注云澄清酒也二注不同田瓊疑問鄭答云禮運醴醲醴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澄為沉齊酒為三酒坊記醴醲澄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謂沉齊也如鄭所答則沉齊五者中最清故謂澄酒為清酒非謂三酒中之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按特牲少牢並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故知祝是祝為主人饗神之辭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亦云錫爾純嘏故知嘏是祝為致福于主人之辭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漼帛醴醲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

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越音活冪音覓衣去聲○作其祝號謂周禮大祝職六祝六號也詳

見周禮與猶設也○注曰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也越席剪蒲席也冪以覆尊漼帛練染以為祭服也

嘉樂也莫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是也疏曰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始重古禮設玄酒于五齊之上以陳之以存致祭之意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殺者謂朝踐之時既殺牲薦告因豚解以俎盛進于尸前乃體解湯爛之而復盛進于尸前也越席謂蒲席疏布謂篋布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與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也薦其燔炙者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即詩或燔或炙是也皇氏謂燔為薦熟之時燔蕭合馨薌者非也君與夫人交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也以嘉瑰魄者設此祭禮以嘉善于死者之魂魄也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奠載兩體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士虞禮注解前後脰脊脇亦七體特牲少牢諸饋食禮皆體解無豚解者以薦熟為始故也故知腥其俎為豚解也云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者按特牲肩一臂二肱三肺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為九體少牢加以脰脊代脅為十一體是分豚解為體解也故知熟其殺為體解也體解湯爛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之祭義云燔祭祭腥而退者腥以法上古爛以法中古也愚按篇首原兼言以事鬼神上帝故禮疏兼言饋食用醢亦約詞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亨烹同。○注曰體其

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祫善也疏曰此饋熟時事神及祭未獻賓并祭竟燕賓客兄弟也退而合烹者薦爛既未熟今至饋食乃退取鼻爛肉更烹之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今左體等亦于饌中合而烹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烹之既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簠簋銅羹據事尸所供籩豆兼據獻賓客兄弟等所設特牲少牢賓及眾賓兄弟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按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甫以某妃配某氏向饗是祝以孝告又祝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子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是謂大祥者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于人道為善故為大祥注云首者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愚按舊注合莫節是薦上古中古之食大祥節是薦今世之食首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祐則論今世祭饌所因于古及其事義也今按首總列祭祀獲福之

義作其祝號以下明朝踐前合莫之節退而合烹以下明饋熟後大祥之節初非次二節一為上古中古一為今世而首一節則為今因于古也學者詳之此禮之大成也總結上文此章先溯言制作之本而因歷言備禮之大成也

○禮器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大音泰從並去聲屬音燭○自此以下所引禮器郊特牲各文皆即祭之條日而析言其義也

○注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也親割牲謂進熟體時也疏曰君制祭夫人薦盞者蓋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于鬱鬯入以祭神于室于此之時則夫人薦盞齊以獻君不獻也郊特牲取腍骨燔燎升首報陽祭義取腍骨訖又爛祭祭腥是也知祭神于室者即郊特牲詔視于室者也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蓋薦熟時君親割牲體于此之時則夫人薦酒君亦不獻也皇氏謂割牲為饋食時薦熟體熊氏兼謂為朝踐時薦腥體及饋食時薦熟體今按經文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

之說非也愚按熊氏之說固非而注疏及皇氏亦未楚按禮運制祭所謂薦其血毛割牲所謂腥其俎熟其殺此皆朝踐時事也而薦熟則所謂退而合烹此乃饋食時事也腥其俎者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殺者謂體解而爛之此時猶未合烹但爛之耳其云熟者對腥而言故云熟也注槩以為薦熟而熊氏納牲詔及疏乃誤以饋食時之薦熟當之始混爛祭于合烹矣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定音訂○疏曰納牲詔于庭者謂牲入在庭因于庭以幣告尸也血毛詔于室者謂殺牲于廟門外因取血及毛入室告神也羹定詔于堂者羹肉湑也謂門外既羹定將迎尸入室因以俎盛羹上堂告尸也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祊祭名也設祭于堂者即謂薦腥爛時設薦在堂也為祊乎外者謂祭之明日釋祭在廟門外之西方也于彼乎于此乎者不知此神于彼堂乎于此祊乎古語有此故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此章義未詳注曰一獻謂祭羣小祀也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五獻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謂祭先公也疏曰按周禮司服職立冕一章祭羣小祀

儀禮祭義

儀禮祭義

儀禮祭義

儀禮祭義

儀禮祭義

儀禮祭義

稀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章享先公故此分以當之也愚按質文察神皆謂事神之儀有質畧文飾著察神明之不同耳而舊乃以質與文為事神者之儀察與神則為神之明察與神靈也失之矣一獻以下分証亦無可考今姑仍之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

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與平

聲腊音昔內納同見現同○注曰大饗謂以九獻祫祭先王也三牲以下謂諸侯助祭而貢獻之也肆夏當為咳夏疏曰諸侯雖有祫祭不得致九州之物唯王者祫祭乃然故云其王事與孝經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是也示和謂貢金為庭實示其柔和以金能從革故也見情謂列金次在龜後以金又能照物露見其情也與眾共財謂與天下眾人共有此財故貢列在下也愚按注破肆為咳以燕禮大射賓出奏咳夏故也然據大司

蓋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與○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示人聖人放之為至

德如下文所云也廟堂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懸鼓在西

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

分夫婦之位也分去聲○房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

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在阼者西酌在西者東酌象日出東方而西降月出西方

而東升也疏曰樂交應乎下謂縣鼓應鼓堂下相應也○郊特牲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

血腥爛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也疏曰尚用氣謂朝踐時先薦氣物也肉沉湯曰爛初以血詔于室次以腥

若爛薦于堂是皆用氣至合烹後則饋熟矣祭義云爛祭祭腥而退是也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若大禘周人仍先用樂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樂以致神而後禋是也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祀天神祭地示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享人鬼以樂為致神始以裸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義或然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闋音缺○滌蕩猶搖動也疏曰殷不尚氣而尚聲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

虞也闋止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

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薌燂音蒸羶音馨薌音香○注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奠謂薦熟時

也特性饋食祝酌奠于釗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

之詩云取蕭祭脂疏曰周人尚臭者周禮變于殷故先求陰也

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秬黍之鬯酒灌地求神而氣條鬯也

鬱謂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煮汁以和鬯酒而氣益鬯也圭璋謂

以圭璋為瓚柄也以玉瓚酌鬱鬯玉氣溫潤亦尚臭之意也

羶謂脂膏薌即謂黍稷也取香蒿合膝管之羶黍稷之薌燂而

燒之或言黍稷或言羶薌互文也必既奠然後燂之者堂上事

尸竟延尸尸內更從熟始于時祝先酌酒奠于釗羹之南訖乃

取蕭合羶薌燒于宮中也先灌鬯陰乃達于淵泉凡祭慎諸此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

陽周人先求諸陰申結○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

于室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

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音崩遠去聲與平聲

于堂與于室異于室與于庭異于祊與于主又異也不知神之所在為于彼乎為于此乎此蓋指室主堂庭言之或諸遠人乎此又特指祊言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倮音亮所音奇相去聲暇音賈○注

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倮音亮所音奇相去聲暇音賈○注

富矣首為直也者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也特牲饋食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是尸執此劍南之奠祝則釋辭以饗之也受福曰嘏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尸為主者尸是

人所主事也尸云陳者蓋廡陳之象所以與而似之與毛血

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

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臠管燔燎

升首報陽也齊劑同臠音律管音聊○疏曰告幽全謂祝初薦

告全者色完也盛氣貴氣主謂堂上制祭後薦血腥也肺肝

心並氣之宅故貴之血是氣之舍故云盛也祭黍稷加肺者謂

口既坐緩祭之時祭黍稷又加以以肺祭齊加明水者謂正祭

之時陳五齊先加以以明水取臠管燔燎有二一是祭血腥之

時燔燎之前詔祝于室注云取牲臠管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

燔之是也一是薦熟之時燔燎之上經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

炳蕭合馨明水浼齊貴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

人之絜著此水也○疏曰設明水及浼齊者貴

也著成也由主人清潔乃成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

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敬之至也服也者釋敬為服也蓋總釋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

再拜稽首肉袒之意而下復各釋之疏曰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

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孝子對祖為言事祖禰宜孝是以義

而稱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不但祭祭祀之相主

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稱曾孫是曾重之孫也祭祀之相主

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

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犖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

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相去聲肆音剔臠音飪○疏

曰相謂詔侑也嘉善也言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若祭則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而相

不告尸以讓也肆剔也臠熟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

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適所饗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已犖角

爵名也詔告也妥安也言尸始即席舉犖角尊坐未敢自安而

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古謂夏時也夏立尸唯飲食縮酌之時乃坐尸是神象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也

用茅明酌也醲酒澆于清汁獻澆于醲酒猶明清與醲酒于舊

澤之酒也

注曰明酌謂事酒也蓋醴齊濁先用茅縮酌而因以事酒涉之也醲酒蓋齊也蓋齊差清故以清酒涉之

獻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煮鬱和以蓋齊摩莎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獨不以三酒涉秬鬯者鬯尊故也澤讀為醲

舊醲之酒謂昔酒也涉醴齊以明酌涉醲酒以清酒涉汁獻以醲酒王侯之禮也其廢久矣今涉明清酒與醲酒以舊醲之酒

故記者即以此曉之愚按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蓋非以事酒涉之之謂只是用茅涉而明之耳明酌明字猶明清與醲酒祇謂涉明其清

與醲之酒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

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

奇音雞神舊作且注

定當為神篆字誤也○疏曰按聘禮陳九鼎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奇也又有陪鼎三脚一臘二臘三亦奇也正鼎九鼎鼎別一俎俎亦奇也少牢禮五

新俎一非正俎不在數俎亦奇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一腊鼎三亦三俎腊俎一亦非正俎是皆奇也齊徹陳六俎者尸

及侑及主人主婦各一俎不並陳其餘二俎一俎羞羊肉滷一俎羞豕肉滷此二者益肉之俎耳此云鼎俎奇謂一處並陳者

也按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止大夫八下大夫六

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

豆者彼年齒相次非正豆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籩者彼降于大斂又不同于吉故也籩人饋食之籩棗栗桃乾榛榛實凡

五物熊氏云乾葵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為六物是籩偶也

考察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注曰如欲色然者以時人于色厚

假以喻之疏曰如欲色然者思念親之所愛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王肅云如欲色然謂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

于女色也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亦比色于德張融亦云如好色取其甚也于文無妨愚按如欲色然如見親有欲之之色者然承上親之所愛而言也注疏絕無理王說近

之馬張何得為之詞哉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一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

一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

已至必哀

樂音洛。○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祭之明日謂釋日也。祭之日以下申所以明日當釋之意。

中庸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

達通也。謂孝通達于上下也。餘義並見朱子章句。今不具釋。下放此。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

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修廟言祖不言宗。陳器言宗不言祖。互文也。

宗廟之禮所以

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

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貴對賤。賢不對否。者助祭皆選賢也。

踐其位行其

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至也

亡猶出亡。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

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又因內祀而兼

推外祀也

適士禱壇禮

大夫禱壇禮

諸侯禱壇禮

王禱壇禮

禮並闕記各見上

諸侯月祭禮

王月祭禮

禮並闕記各見上。但據家語則大夫亦有月祭禮為異耳。

士祭殤禮

大夫祭殤禮

諸侯祭殤禮

王祭殤禮

此王侯至士祭其未成人而殤死者之禮也按禮十九至十六為上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則此祭者亦謂三等之殤也然其禮皆闕今姑採禮記各條記于左

記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來孫見爾雅謂方來未已也王祭五者其

德厚其流長也諸侯以下則遞殺矣

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

祖耐食

注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已是庶子不得祭祖則供其牲物而

宗子主其禮也疏曰此與曾子問語異義同曾子問明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此則明庶子不得在家祭之也庶子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謂未成人而死者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緣廟在宗子之家故不得自祭其子之殤與祭其昆弟若諸父之無後者也愚按其子亦有無後者弟若諸

曾子問孔

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性祭殤不舉無

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

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吉祭謂卒哭後之吉祭祭殤謂凡祭厭者祭無尸也詳見

下宗子殤不為後及祭不舉之屬凡殤可知不言者省文也宗子殤之吉祭以特牲則凡殤之吉祭合以特豚凡殤之陽厭當室之白尊于東房則宗子殤之陰厭合當室之奧尊于尸西不言者又互文也以殤非成人故無玄酒以殤不迎尸故不舉肺亦不以食餘歸于所俎禮畢亦不告以利成也

義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祭初陰厭尸未入祭終陽

厭尸既起是厭祭無尸也殤未成人故祭不成禮成人非其比矣

凡庶子祭宗廟禮

此庶子不得祭宗廟而或以庶子為大夫而有祭或以宗子去國而攝祭之禮也禮

闕今據曾子問篇參補于左學者因以究其詳則得矣

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

子某薦其常事

祭禮士特性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就宗子之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故也。以上牲是重祿祭。

于宗子之家是重宗孝子謂宗子介子謂庶子不稱庶而稱介者介為副貳之義貴貴之道也。常事謂歲祭之常事。○疏曰此庶子是宗子之親弟與宗子同祖禰故得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緣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立曾祖廟于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祭于宗子家也。若已是父之適子而父為庶子則已家自立禰廟而寄立祖及曾祖廟于宗子之家若已是祖若父之適子而祖為庶子則已家自立祖禰廟而寄立曾祖廟于宗子之家並以上牲祭于宗子家也。

記曲禮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即上意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

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亦上意也

若宗子為庶大夫祭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攝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

子某執其常事

上文稱為某薦者宗子祭而尊庶大夫之謂也。抑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罪去國則廟主不隨行故庶大夫得祭而祝詞如此。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

不隨行故庶大夫得祭而祝詞如此。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

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

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假詩作假綏周禮作墮。○攝主禮畧于宗子凡五其次陰厭在前陽厭在後餘當云不配

不墮祭不假不旅今蓋逆文也不配者祭之始祝告神曰來日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今攝主不言以某妃配也不墮祭者墮猶減也尸與主人俱減黍稷牢肺祭于豆間今尸自墮祭攝主則否也不假者尸離主人訖祝祝假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今攝主亦不假也不旅者不旅酬也不厭者不陰厭陽厭也並見前布陳也辭猶告也又言陳奠爵于賓俎之北而賓不舉以酬長兄弟以申不旅之義而助祭之賓復不歸以胙肉亦其不備禮之一端也其將祭告賓之詞若于宗子為兄弟則稱宗兄若宗弟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辭若尊卑不敵為祖父若子孫之列則又不稱宗從祖宗從父之屬而直稱宗子也。

義豐 禱祭

卷二十一

三

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即謂宗子去國而大夫攝之也

右庶大夫攝宗子祭

若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宗子雖有罪去國然庶子無爵不得祭于宗子

之家亦不敢自于其家行祭故當祭之時但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稱

各不言孝也身沒乃止告于墓謂以宗子告于墓也至此時則庶子雖無爵亦可以祭于其家矣然其稱祇

稱子某而不敢如宗子稱孝惟庶子身沒則庶子之適子可稱孝耳按祭于家或謂庶子之家殆非也廟在宗子之家宗子以罪死于他國則宗子之家固庶子攝之矣

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乃告以其禮且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

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若順也首之言先猶重其義則禮乃失矣

右無爵庶子攝宗子祭

諸侯告朔禮

王告朔禮此王定正朔藏于太廟月朔則告請而行之而諸侯受藏于廟其告亦然也禮皆闕亦記經傳于左

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閏月者傳所謂歸餘于終也歲有十

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月與天會而每月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每月少五日有奇為朔

虛二者每歲相去凡十一日稍弱故曆官以三歲置閏月歸其餘日而其餘分之積則凡十有九歲七閏謂之一章而後氣朔

分齊焉此曆所以置閏之本末也其月詔王居門者謂居明堂之門也王者明堂之制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

堂正室凡四而其四正室之旁各有左个右个凡十二室王者十二月各居一室而閏月無室可居則詔王居門故閏字從王

從門也終月者謂終一月所當行之政令也每月皆有政令王故記謂之月令疑閏月無令故特言之凡月令從朔不從氣王

藻天子玄端而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玄端齊服也南門之外者明堂在南門之外故曰明堂也闔左扉者每歲王居室自青陽左个始以漸而右閏月則闔左扉以示漸轉而右之意也

考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在矣不

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爲猶治也 公羊氏

曰猶者通可以已也
禮告朔則以羊朝廟公不告朔而有司猶以爲通可以已則失經意以羊朝廟經書猶朝蓋深傷其廢禮也傳併非子貢欲去之意矣 文公十六年五月公四不視朔左氏

曰疾也
義見下 公羊氏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

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何以不書公無疾不視朔有疾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不書謂止書此四月之不視而視而不書此後之不視也穀

梁氏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禴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

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告朔謂班朔禴廟當作祖廟 論語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朱子曰愛猶惜也公不視朔而猶供此羊

子貢欲去者蓋惜其無實而妄費也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故孔子惜之

士四時薦新禮

大夫四時薦新禮

諸侯四時薦新禮

王四時薦新禮

此以上乃時祭以外薦新之達禮也按商禮薦新如朔奠而吉禮則闕凡其上下等差皆

無考矣今姑錄記周禮禮記于左

記周禮獻人春獻王鮪

獻漁同○注曰王鮪鮪之大者詳月令疏曰取魚之禮歲有五月令孟春獺祭

魚一也季春薦鮪于寢廟二也鼈人秋獻龜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時為十月獺凡春冬二時祭魚四也潛詩

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三時凡五次取魚月唯夏不取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諫其非時者是也

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注曰獻羔謂祭司寒而出水也春秋傳古者日在北

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用之是也疏曰獻舊作鯨注定為獻者

詩豳風七月云四之口其蚤獻羔祭韭是也注引日在北陸而藏西陸而出者昭四年申豐對季武子之詞謂十二月日在虛

而藏冰四月日在昴若畢而出冰故云爾也季春天子始薦鮪于寢廟鮪爾雅云鮪

云鮪似鱸而小建平人呼為鮪于王鮪似鱸口在頰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長鼻體無鱗甲○孟夏天

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注曰含桃櫻桃也孟秋農乃登穀黍稷之屬于是始熟

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獨仲夏羞含桃者此果先成異于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

果亦時薦也愚按薦黍當以仲夏黍義為正孟秋薦穀謂稷耳稷為五穀之長故也黍仲夏始熟而薦之豈薦陳之謂哉○

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豚先薦寢廟

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薦寢廟注曰天子親往○少儀未嘗不食新注曰嘗謂薦新物

嘗則人子不忍先食新也

王祭前代帝王禮

前代帝王如于祭五行帝而配以五人帝及王侯祭因國無主者之屬固以其類附

列于天神地示之屬矣此外功德所著王者載在祀典其與先聖先師以及先媒先卜之屬並當列于人鬼而以上享人

人鬼但列王侯大夫士祭其先之禮者蓋止以大宗伯職王祭先禮約推之耳按祭祀先王疏云大宗伯職天神稱祀地

示稱祭人鬼稱享先王是人鬼而兼稱祭祀故注云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由是推之則此以下宜列人鬼之禮審矣

此祭前代帝王禮闕不可考今約錄祭法一條于左以存其意云

〔記〕祭法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湯以寬治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除民之菑此皆先世帝王有功德于民者也載在祀典賞均謂平刑法謂刑當于法義終謂禪位也衆事猶言民事明猶教也黃帝百度修明民人奉教樂業也

諸侯祭先聖先師禮

王祭先聖先師禮聖自兼師師不必皆聖其祭于學皆王侯之達禮也而其禮皆闕今始錄經傳于左

〔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先聖周公若孔子也疏曰奠亦不及先聖可知始立學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等其告用幣而已今按費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于釋奠之下皇氏義非也天子命之始立學者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鄉學為庠故鄉飲酒義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或黨與鄉同處故學記亦云黨有庠州謂之序故州長云春秋射于序又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為遂是則遂亦為序也云先聖為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也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愚按稱周公孔子者凡釋記人據後代言之若四代立學其先聖先師蓋不可考矣

莫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曰言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曰謂其國無先聖先師則祭隣國之先聖先師彼此一國其祭之故云台也若巴國故有先聖先師不須與隣國合故云有國故則否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注曰興當為豐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豐之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既又釋菜告將用之也疏曰始立學者謂天子命

諸侯始立教學也不舞不授器者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
 乃授舞者所執于戈之器今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故不授
 舞者之器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饋禮其賓于東序其
 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于禮可也按雜記宗廟之器其名
 者成則費之以豕豚故知與當為費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
 師以器成也前用幣直云告器成釋菜則云告器成將用兩告
 不同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其義恐非四時釋奠不及先
 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上文始立學云釋奠先聖先師此
 文亦云始立學既費器用幣釋菜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
 于四時常奠知亦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并
 四時釋奠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始立學費
 菜釋菜一也春入學釋菜合舞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
 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卽此費器用幣是
 也凡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以上皆熊氏之說愚按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未上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正是兩不舞
 事一始入大學一五年視學也疏牽為一事誤故刪之

不授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饋必及反○注曰乃退謂得立三代之學

者釋菜于虞庠則饋賓于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
饋于東序而有夏王之學飛允云乃退于東序謂饋在功
 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故有夏之東序東序與虞庠相
 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饋于東序明釋菜在于此學春官
 虞庠矣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凡學春官
 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曰官謂教禮樂詩書之官周禮

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
 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
 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儀疏曰凡學者謂禮樂
 詩書之學也春夏秋冬之時教官各釋奠于其先師若教書之
 官春時于虞庠之中釋奠書師亦然教禮之官秋時于瞽宗之
 中釋奠禮師亦然若教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教于戈則小樂
 正樂師等釋奠教禮則禮官釋奠凡有道者以下周禮大司樂
 文引以證樂之先師後世釋奠祭之也然則詩書禮之官有道
 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詩書禮之祖後世亦各祭之以大司
 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
 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按
 傳伏生濟南人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于齊魯間毛公
 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
 七篇制氏不詳藝文志云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

能記其鏗鎗鼓舞不能言其義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又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于物無食飲酬酢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儀矣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王于行禮非報功也愚按不言夏疏蓋謂省文也今以疏說推之官字蓋即夏字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注曰台舞者等其進退使

應節奏也合聲者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舍采諸說不一立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疏曰先鄭諸家解舍采之說後鄭皆不從者按王制云釋菜奠幣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據此舍即釋采即菜明是學子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耳知菜是蘋蘩之屬者詩有采蘋采蘩周禮又有芹菲皆菜名也春始以學士入學者歲初貴始文王世子春謂夏弦皆于東序是也秋頒學者頒分也春使之學至秋因頒其才藝所為也春為陽陽主動舞亦動故春合舞秋為陰陰主靜聲亦靜故秋合聲舞與聲遞相合故合舞合聲二者注皆云使應節奏也愚按合舞者舞與聲台合聲者音與舞合只一箇台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注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也樂正樂官之長將舞必釋菜于先

師以禮之夏小正云丁亥萬用入學疏曰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又習舞釋菜考仲春習舞釋菜即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據學人習學謂之習舞據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文王世子凡大合樂注云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故大胥云春合舞秋合聲也凡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及季春大合樂皆在大學但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親往耳如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為當月飲耐故也仲春習舞習樂特命樂正而將飲耐惟命樂師者事稍輕天子亦不親往矣至其間天子飲耐用禮樂鄭注云飲之于朝正尊卑也是飲耐在朝天子親在樂正必在經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熊氏禮本云飲耐于廟蓋以漢禮獻耐在廟故與若獻耐祭廟當云天子獻耐不得云飲耐且夏月時祭已用耐何須別云飲耐故知天子飲耐在朝也如仲夏樂師修鞀鞀為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修習其事亦輕也至雩帝用樂則命樂正而天子親往矣餘季夏孟秋仲秋國無大事不用樂季秋亦得

義豐 先師

卷二十一

三

習吹者為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于學中亦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矣凡各時所習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者但以重為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大胥秋頒學合聲者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疑殷以上禮有不同或有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亦用禮樂鄭云季冬言大飲烝孟夏言大飲酌用禮樂互其文明飲烝亦有禮樂也大飲烝于大學天子親往鄭引詩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于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知與族人燕者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故鄭引以証也注云將舞必釋菜先師者以經文云習舞釋菜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釋菜無舞也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采即菜是釋菜在合舞之前也引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者謂用此萬舞以入學證習舞之意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焉秩也此虞庠大合樂天子臨祭先聖先師之常節也若四時常奠各于其學祭先師不祭先聖矣天子不親釋奠但命有司行禮者以非為學士而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注曰告祭畢又之

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祭菜禮先聖先師也菜謂芹藻之屬疏曰大學始教謂天子諸侯始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芹藻之菜也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謹敬之道矣思按熊氏解經始教謂始立學也其說似是而非以學記原文味之便見皇氏以始教為學士始入學是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而祭之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疏曰祭樂祖必于瞽宗者按文王世子春祭義祀先賢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也

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疏曰西學注云周小學者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國祭功臣禮

配食功臣于廟王侯皆然其儀在祫烝中非別為一禮也但諸禮亡其儀亦亡故記之

記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銘名也生則書各于王旌以識其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也詔告也疏曰云凡有功謂司勳所掌六者之功也詔謂詔司常書之又詔以辭使春官告神也

考書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胥相也言君臣相與同勞逸也選數

也自先王以至于我世世數汝功勞不掩蔽汝善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注曰大享謂烝嘗也疏曰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禘祫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而傳以嘗配之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秋冬所事之君若所事君之廟已毀其君尚不與祭其臣亦不與祭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故其時功臣皆當在也愚按朱子云大禘不及群廟之主况其羣臣乎功臣配食乃大禘也大禘凡功臣皆配而各功臣之各配享于其君亦可見矣則此大享蓋指大禘而時祭自在其中若訓為烝嘗不反以小而遺大乎

詩長發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玉

長發商頌篇名阿衡謂伊尹也此商人太禘商之先王而因敘尹之相湯有功而配食者以終之也

祭先禘禮

此以下各禮皆祭先代始為此事之入而其禮今皆闕矣姑各記以待考

記月令仲春元鳥至天子親以大牢祠于高禘后妃帥九嬪御

大音太嬪毗人反○注曰玄鳥燕也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御謂從侍也周禮后以下有夫人嬪婦女御獨舉九嬪舉中而言也疏曰雲穀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極云玄鳥翔水遺卵娥簡狄吞之生契娥者簡狄之國名大戴禮云有娥氏之女曰簡狄是也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主其祠焉者謂立此高辛而為禘神也蔡邕云按禘神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之也生民及玄鳥詩傳云姜

嫫從帝祠于郊禘又云簡狄從帝祈于郊禘是木有禘神也鄭
 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自有媒氏被除之祀位在丁南郊
 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簡狄生契以後後王以為媒官嘉祥祀之
 謂之高禘據此言之則契已前謂之郊禘至高辛氏時既有簡
 狄之異為媒官之嘉祥後王即以高辛之君立為禘神其昔先
 媒則廢之矣故後謂之高禘也按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謀
 合異類使和成也其媒字旁從女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
 今從示是神示之義故云神之也
 之弓矢于高禘之前鞬大木反○注曰天子所御謂有娠者大
祝酌酒飲于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弓
鞬及弓矢求男之祥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禘下疏曰
高禘之前蓋北面也云天子所御為有娠者若論幸御羣妃皆
是何得遍禮故知謂有娠者也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

祭先卜禮見上

記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注曰先卜始用上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云

巫咸作筮其作卜未聞疏曰按大宗伯天神稱祀地示稱祭
 祭先蠶禮也其禮今闕而傳記亦不詳姑闕以待考云

祭馬祖禮見前

祭先牧禮見前

祭馬社禮見前

祭馬步禮按馬祖為房星應屬天神而先牧馬社馬步之屬
蓋猶先媒先卜之例為人鬼矣禮闕今姑記周禮

如左

記周禮授人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

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馬祖謂天駟星也執拘也駒小馬也

血氣未定故執之無令近北也先牧謂始養馬者攻治也特謂
壯也夏草茂可牧故祭先牧而頒馬而牝馬方孕故又攻特使
遠之也馬社謂始乘馬者臧善也馬秋壯始可乘故祭馬社而
僕馭五路之馬尤宜善故臧之馬步注謂厲神能害馬者王氏

謂行神也冬大閱故祭馬步獻成于玉而
 凡馭夫貳車從車之馬皆當習故講之也
 政教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
注曰閑之先牧謂先牧之制閑者
 馬者非制閑之人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

儀禮經傳內編卷二十一

姜兆錫註疏參義

祀天神禮五之一說見前卷

諸侯迎四時禮

王迎四時禮此及下條乃王國迎四時與其祭之之禮而侯
 邦亦行之者也迎四時亦謂之迎氣其禮畧見
 于禮記月令但秦不韋所輯不必盡符周制耳祭四時畧見
 祭法其禮有二若即迎即祭祭乃五帝之兆也若更特為合
 祭則不于各郊兆而別祭于泰昭之壇矣
 今將經傳約記于左學者更詳之可也

迎春之禮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

子乃齋大音太先悉薦反齊齋同○注曰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
 年以序事謁告也疏曰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時迎氣皆
 前期十日謁告以當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今秦法三日蓋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與謁告也爾雅釋言文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
 民為德四時各有盛時春
 德為生盛德在木位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義豐四時

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還旋同朝直遙反下同○注曰迎春者祭蒼帝于東

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周制則在近郊五十里相謂三公德善教也令時禁也慶謂休其善惠謂恤其窮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當得也言慶賜皆得其人也疏曰十二月節氣有早晚立春等不必正當月朔晚則節氣在當月之內早則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為正月節或在十二月中但至立春之節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禮耳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帥不云諸侯文不備立夏云乃封諸侯于夏是也又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于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度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慶賜廣布無不當而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多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按賈馬蔡邕皆謂迎四時為祭大禋及句芒之屬蓋以上文云其帝大禘其神句芒等故也今鄭獨以為蒼帝之屬寒暑得時乎王居明堂禮逸禮篇各按公羊隱五年傳三公封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是也天子曰兆民左傳閔元年晉十偃之辭遂申遂也尚書驥忠遂良商頌莫遂莫達是也

迎夏之禮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

子乃齊夏德為長盛德在于火位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

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說悅同○注曰迎夏祭赤帝于南郊

之兆也夏冬不言帥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空其文也按記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川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對諸侯則違于古封諸侯出土地之義似失之愚按注蓋以秋出田邑為出土地以封諸侯故以夏封諸侯為違古制也然祭統蓋云嘗之日發公室則出田邑乃出其所藏即發公室之義初非出地封國之義也注執以議此似率矣

迎秋之禮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

子乃齊秋德為斂盛德在于金位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秋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迎秋祭白帝于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有勇力者

迎冬之禮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

子乃齊冬德為藏盛德在于水位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

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于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

諸侯祭四時禮見上

王祭四時禮見上

祭四時用少牢于泰昭之壇祭畢乃埋之餘如凡祭之禮

記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泰昭壇名時四時也

諸侯迎寒暑禮亦行之而其禮皆闕也今畧見周禮姑記以備

逆暑之禮中春書擊土鼓飲豳詩以逆之中仲同中秋夜迎寒如

逆暑之禮

記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注曰土鼓杜子春云以瓦為匡以革為面也豳籥鄭司農云豳國之地竹

豳詩亦如之亥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音也明堂位云土鼓漚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疏曰後鄭不從子春者黃帝已前未有瓦器故也又不從先鄭者按吹豳詩豳雅豳頌是籥中吹豳風及雅頌之聲音故謂之籥章耳引明堂位之文者破于春土鼓用九司農豳籥用竹也中春書擊土鼓飲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

之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令故迎氣歌之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也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已後漸暄故預迎之耳中秋亦然

諸侯祭寒暑禮

見上

王祭寒暑禮

見上

祭寒于坎祭暑于壇餘如祭四時之禮迎若祖一也

記祖迎于坎壇登寒暑也

祖迎舊誤為相近王肅定為祖迎注讀為讓禱今按孔叢作祖迎王說是

祖迎猶送逆也

諸侯祭司寒禮

王祭司寒禮

此王國祭司寒以藏冰啟冰之禮侯邦亦行之而其禮並闕也今將風詩禮記春秋傳姑記于

記爾風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之日二之日四之日謂三陽三陽四陽之月之日

冰也月令季冬命取水以入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開出也○注曰祭司寒而出之薦于寢廟乃賦之疏曰傳云祭

司寒而藏之明藏時祭之啟時亦祭之也云薦于寢廟乃賦之

者薦謂仲春賦之謂孟夏也按周禮凌人夏頒冰為夏正孟夏

建巳之月而左傳火出而畢賦為夏正季春建辰之月不相符

者建辰之月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

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且三月內有得四

月節故據夏言之也

考左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

禦止也申

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疏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亦不與物為災也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朝如字○陸猶道

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水也春分

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曰爾雅高平曰陸道多高平故註陸為

道也北陸日在虛危者謂夏之十二月日在亥枵之次小寒節

大寒中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亥枵之初日在婺女八

度為小寒節在危初度為大寒中終于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
 月日在虛危也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考周禮凌人正歲十
 有二月命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
 取水注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觀見也
 西陸之宿有奎星朝見也注云日在昴畢者謂三月日在大梁
 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為清明
 節在昴八度穀雨中終于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
 也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常用冰故出之但考歷法星去日
 半次則得朝見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經奎宿凡十六度乃
 次婁則是春分之奎去日已二十度故二月春分奎得早朝見
 乎東方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注乃云三月奎始朝見非也
 按杜注西陸朝觀謂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于此之時國乃
 獻羔祭韭而飲冰此據傳文祭冰公始用之者也其所注夏之
 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此據傳文其出之也朝之祿位
 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蓋普賜羣臣之屬所謂火出而畢賦者
 也然則冰之初出在西陸如朝觀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既朝
 觀之後摠而言之皆得稱西陸朝觀而出之劉炫不細觀杜意
 以其既言春分朝見又言夏三月日在昴畢而規其失蓋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何處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

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朝之祿位川

之言不獨供公也疏曰山遠而難窮故言深山山谷近而易盡故
 言窮谷固牢沍閉也牢陰閉寒言不得見日而寒甚也周禮鼈
 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甫胡是沍為閉也深山窮
 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于下伏積而不能出其憤發或散
 而為雹故藏冰必取此積陰之冰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祿
 位謂公卿以上用之者凡其賓客享食喪紀祭祀皆用之明不
 獨公身所用矣周禮凌人云春始治冰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
 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其冰鑑賓客其冰大喪共夷槃冰
 此謂公家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所用也

以除其災

秬音巨○黑牲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之冥北方之

也疏曰黑牡黑牡羊也故冰唯獻羔韭藏冰則祭牲黍者故唯
 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說文云弧木
 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以迷凶也棘矢
 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置此于凌室之戶以除邪也
 其出入也
 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與音韻○食肉之
 祿謂凡在朝治其

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也疏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是也喪浴用冰謂受賜而用之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是也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此申上文

自君而公卿凡命夫命婦之屬也又言至于老疾而用益廣矣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此又申言取之之人也注曰山人虞官縣人遂屬人虞官也五縣為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

也編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

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壯者因風寒而堅出者順春風而散周猶審也愆過也過陽謂冬溫

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謂霖雨為人患苦也震霆也短折曰天大死曰札疏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也養物為甘

害物為苦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是也震說文云霹靂

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為少

天之各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玄云大札謂遭疫癘而大死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能禦之注曰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川池而已

又火出不賦是謂棄之越散也疏曰言風不以理舒散雷不以時動發而為害也七月之卒章藏冰之

道也注曰七月幽風也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取祭非謂二月祭而開之也疏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是即以其

月納于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是正月納之者鄭玄云

幽土晚寒故也何休言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為失政之所致

非由冰也鄭玄箴之曰雨雹罔政失之所致但國之失政君子

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

歌之此獨非政與夫深山窮谷罔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

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

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

見時有雹推之陰陽之理見藏冰之禮不可廢以戒失政耳謂雹不盡由冰以難之何哉

侯國祀司民司祿禮

王國祀司民司祿禮按星傳軒轅十七星有兩角角有大民之者食乃民天民為邦本故祀其神而獻民數穀數于王也其禮侯國之司寇亦應行之而獻于君以獻于王而其禮因皆闕不可考矣今錄
記周禮各職于左

記周禮司民掌萬民之數以民數獻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見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

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民事成故祀而報之也進退猶言損益數多則

斂豐而用充少則斂約而用節王蓋與冢宰圖而制之與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

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又祀司祿以獻穀數也蓋地官司祿獻之而職闕矣

凡貞歲禮此特貞問來歲吉凶與因祭而卜來歲之祿者

記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問事之正曰貞問之媿惡者謂問于龜

大卜職大貞之屬也陳玉謂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

有六噐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狸之也疏曰謂夏之季冬歲

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將卜筮來歲之美惡先陳玉以禮神也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

卜筮有不正故問事之正曰貞也大卜職大貞之屬即卜立君

十大遷卜大封是也今卜來歲之媿惡亦彼類故云之屬龜有

天地四方龜人職文六噐若大宗伯以玉作六噐之類

大夫祈年禮此公卿有田祿者祈年之禮今已闕姑記雅詩以備之也然王朝之公卿視諸侯而宵雅詩傳亦引周禮籥章為証蓋其與

王侯之禮當亦不甚相遠矣

記宵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穀我士女注曰御迎也田祖謂先嗇始耕田者即神農也見周禮籥章穀養也言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黍稷而養其民人也

王祈年禮王祈年蓋非一禮而今皆闕矣今以經傳考之蓋孟冬孟春春季春及此為農祈禱之禮皆祈年也故

通探之而記于左但寢廟祈麥田祖祈年非皆天神連引之耳

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疏曰天宗謂日月星辰也蓋因蜡而祈之也孟

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之言善謂十月辛日之善者蓋郊祭而魯亦受賜而用之故魯無冬至周禮籥章掌土鼓函籥凡國

大郊之禮而有孟春祈穀之禮

祈年于田祖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注曰土鼓杜子春云以籥鄭司農云函國之地竹函詩亦如之玄謂函籥函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云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籥是也函雅亦七月

詩也于耜舉趾儲彼南畝之類是也田畷鄭司農云古之先教田者爾雅云畷農人也疏曰後鄭不從予春者黃帝以前未有瓦器故也又不從先鄭者下文吹函詩函雅函頌是籥中吹函風及雅頌之聲詩故謂之函籥耳何云函地之竹乎引明堂位

之文者破子春土鼓用瓦函籥用竹也此祈年于田祖并職內少牢之類也爾雅云畷農夫也以其教農故號農夫愚按周禮

祝掌祈年之禮自大祝二日年祝而小祝所謂順豐年逆時兩者也其禮下達今皆亡以各經傳推之固畧見矣但函雅函頌今雅頌自有其詩注一以七月當之朱子雖別存為一義固不

取其說也其樂田畷訓為古之教田者今以蜡祭之息老物推之蓋即指當時教農之官函雅楚茨詩田畷至喜及月令命田

舍東郊注訓田為田畷皆是也至官名籥章固指聲章而掌云函籥自指樂器其辯亦有合有離若夫迎年有祭禮則以職內

祭蜡例之較明矣又豈徒懸揣其有祀而已哉學者詳之

考詩雲漢祈年孔夙此宣王救旱之詩而追述其平時預為民祈年請命之意也

鄉雩禮此王國鄉遂之屬祭雩之禮而下達侯邦亦有之也其禮闕今始採周禮畧記于左餘見王雩禮

記周禮黨正春秋祭禋則屬民而讀邦法注曰祭即祭法所謂雩宗祭水旱也左傳

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于是祭之是也愚按雩祭有三王侯以已月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鄉里以春秋此是也其因旱曠修雩則稻人共其雩敎司巫帥巫而舞雩是也諸雩各為一禮甚明或乃

鄉雩

卷三十一

鄉雩

以此春祭祭即為已月龍見而雩者非

諸侯雩禮見下

王雩禮

此王者大雩之禮而諸侯禮當從殺也禮今皆闕姑採周禮月令之屬記于左按其間祭山川百源為地

示祀百辟卿士為人鬼而大雩帝其總也故列于天神云下禮凶荒札喪禮放此

記月令仲夏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凡川發源于山欲禱雨而祭之亦祭川先河後海之義○注曰雩猶祭也縈絲為位故名縈嗟聲以禱故曰雩周禮所謂凡邦之大裁巫歌哭而請是也雩帝舊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行之帝而以五人帝配之也愚按龍見而雩為四月月令謂仲夏大雩則五月矣此呂氏之誤凡邦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之大災別是一條注引亦失

于民者以祈穀實

百縣謂凡內外之邑百辟卿士謂古勾龍后稷之屬白帝下達靡神不宗其所穀實也至矣

禮凶荒札喪禮

此祭國丘方澤之餘禮而二大禮既闕况其餘乎今姑記周禮以備考也餘說見上

記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

物彪以禮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彪眉秘反○注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而致天神人鬼陰

氣升而致地示物怪所以順也祭于壇壇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彪

安宅禮

此占天之妖祥而禳安之之禮天神禳而人與地乃相安矣故曰安宅也禮闕今採記周禮于左

記周禮既禋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占吉凶

日氣曰輝十輝詳見周禮

宅敘降正月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宅居也妖祥降則居不安故觀而占之則次敘省禳

而安之也弊斷也歲皆行之歲首為重故行于正月至歲終則總斷其驗否也

諸侯祀四類禮

王祀四類禮

四類若四望之禮諸說不一先鄭謂四望為日月星海道氣出入也四類為九皇六十四民三

皇五帝也後鄭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也四類為日月星辰也其餘甲乙異訖無定說今按大小宗伯職相表裏四望即日月星辰之屬大司樂以祀四望為天神是也四類即司命司中風師雨師之屬崔氏謂四者皆隨其類以祀之是也如諸說毋論各相矛盾但細玩前鄭則四望合天神地示為一兆恐無是理而四類則又小宗伯有兆而大宗伯更無禮也玩後鄭則嶽瀆既為四望而兆四望之下復兆山川丘陵之屬又可通乎故今以大小宗伯正之而因記其闕于左

記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
觀古風字司中司命皆文昌宮

星所謂一上將二次將三上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也風師謂箕星雨師謂畢星

小宗伯兆四類于四

郊注謂兆司中司命于南郊風師于西郊雨師于北郊崔氏謂隨其類以祭之也

諸侯望祀禮
見下

王祀四望禮

按四望為祀天神之禮以日月星辰為主而旁及在天之神惟王禮有之諸侯不得望祀日月

先儒蓋謂分野之星及其封內山川則祭之傳所謂祭不過

而書云望于山川及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皆稱山川為

望何也曰此所謂方望無所不通者也望祀以日月星辰為主而徧及天神方祀以嶽瀆為主而徧及地示王者皆望其

方而祀之祭之其天神稱望祀地示稱方祀者對文而山川亦得稱望者散文則通也大司樂大韶以祀四望大夏以祭

山川二者並言則不得以山川為四望亦明矣漢儒蓋以望于山川及楚之望也之文而遂以山川嶽瀆為四望而

又皆雜出不倫也蓋亦未之審與

記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實牲柴上曰實柴

典瑞圭璧以祀

日月星辰

圭璧謂圭若璧也典瑞祀天地旅四望皆言圭有邸祀日月星辰不言有邸而玉人亦但言圭璧五寸以

祀日月星辰是也舊謂璧為邸而圭著其中者蓋誤矣言圭璧四望則兩圭有邸專祀日月星辰則

圭璧耳國有大故則旅四望是也

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

也星辰之屬蓋隸四郊矣

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下別云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為四望者謬也且天神言祀地示言祭亦難混矣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各

取純也若宗廟則尚駢矣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注讀為延茅一作旄皆聲之

誤也○延猶進也號謂神號旁招非一之詞猶言于彼乎于此乎言掌望祀以望而延之授以神號而以茅旁招之也

右合祀日月星辰之屬

記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注曰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幽宗

星壇宗當為祭文誤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是也疏曰日神特尊故壇稱王宮月星夜出

故壇稱夜明及幽宗按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以朱絲營社恐人犯故營之祭有營義故讀為祭也祭義祭日于

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疏曰祭日于壇謂春分祭月于坎謂秋分祭日于東用日

祭月于西用夕按崔氏云祭日祭月據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

西與崔說非也崔又云日月合祭其禮大故郊特牲用大年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按小司徒小祭祀

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也祭法日月用少牢鄭注謂禱祈之祭也則崔說又非也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祭日月今按諸文

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故鄭云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

祭日月也則崔說又非也愚按對文分壇坎散文亦通名壇祭法注夜明日月壇是也國語天子大采朝

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禮

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舊云大采衮織也少采黼衣也昭云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為冕服之下不得云衮織按周禮

王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朝日謂圭藻五采而夕月則五采也祖習識知糾恭虔敬刑法也司載未詳舊謂司

天文之官馮相保章之屬也一謂載猶事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

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職也愚按德為周禮掌次朝日則張陽和法為陰肅故注以陽政陰教分釋之

大次小次設重帟重綦朝直遙反重直龍反○注曰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

之處重複也疏曰重帟謂于幄中設承塵也案則牀也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

于東門之外 覲禮云天子乘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又云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皆

謂壇門也此則謂王城之東耳玄端注謂玄冕之誤也然祀四望以毳冕亦非玄冕當更考之 周禮典瑞王摯

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注曰就成也纁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五采

為五成也疏曰云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木版長亦如之然後用韋衣木版乃于韋上畫之一采為

一市一市為一就五采凡五就也按聘禮記絢組尺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也亦各纁藉者曲禮

云其有藉者則湯聘禮云上介屈纁以授賓是也

義穀梁傳雖為天子必有尊也雖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

日諸侯朝朔 朝日于東門聽朔于太廟皆以致尊敬也 祭義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

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東出內謂西入端正也 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

也 巡以致天下之和 日陽出東為始而長月陰生西為終而短而始終又相巡凡陰陽長短皆相和而不相乖

右分祀日月星辰

王祀五帝禮 此兆五帝于四郊而以時祀之之禮也按迎四氣注亦以五帝為主但非正祭之禮而祭四時

則又止以少牢祀于泰昭之壇而已若以時分祀五帝擬于昊天上帝其禮蓋大而今闕矣姑錄各經傳記義于左

記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 注曰兆謂壇之營域也蒼帝東赤帝黃帝皆南白帝西黑帝北

疏曰兆云五帝不云大帝者此及下文諸兆惟以郊兆之位與國中之社稷宗廟之位相對其大帝之位與崑崙自相對四郊

之外有自然之圓丘方丘 掌次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

案見上 朝服祀五帝王服大裘而冕 大裘而冕謂黑羊裘而黼之上被裘也 大宗

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以放其器之色

注曰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也禮東方以立春南方以立夏西方

以立秋北方以立冬幣以酬爵疏曰禮神曰器人執曰瑞二至以禮天地四立與氣以禮五帝也不言中央者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祀黃帝亦于南郊也放依也

充人祀五帝繫牲牲于牢芻之三月展牲

注曰牢開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也養牛則告牲碩牲則贊

注曰牢開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也養牛也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是也贊助也君牽牲入致助持之也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是也疏曰注云牢為閑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牢謂之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異其實一也云防禽獸觸齧者按春秋郊牛之口傷麋鼠食其角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防之也云養牛牢曰芻者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牢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按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言名是其三月之義也云展牲若今夕牲者謂祭前之夕省告之如上禮視牲若克也碩牲則助持之者謂正祭之時君牽也

○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齋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十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

幣爵之事

齋者謹齋也戒者明堂位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具者謂祭祀之具百官所供也修者謂修除也若官人

掌六寢之修守祧其廟有司修除之是也前期者前所誡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執事謂宗伯大卜之屬疏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將執事也按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宿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滌之也特牲士禮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滌濯如少牢雍人概鼎七俎廩人概甑司宮概豆籩及勺爵之屬納享謂鄉祭之晨納牲告殺以授亨人也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按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又按禮器納牲諱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豚解而腥之乃納與亨人燭臚若此言納亨者謂牽牲以入時也祭天無裸故先迎牲若廟祭裸而後迎牲日且明也玉與幣以禮神大宗伯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青圭東赤璋南白琥西玄璜北是也爵以獻五齊三酒羃人以疏布羃羃八尊是也祭天地無裸故無葵不用玉爵尚質也

若享先王用玉爵則尚文矣三者執以授王親執玉幣奠于神坐親酌以獻尸也

一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

其明水火

注曰戒之日即上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納享見太宰明水火所取于日月者疏曰涖誓百官謂誓百官大司寇則臨之戒于百族謂大司寇親自戒之也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是也大宰掌百官誓戒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蓋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而司寇臨之也引郊特牲者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王自澤宮而還入廟門之內乃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族親也故人廟乃戒之其說與此不同及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正祭之日且此二者皆大司寇為王引道故云前王以陽燧取火于日中以陰鑑取水于月中周禮司烺氏文奉此水火者冰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饗享也

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

序亦如之注曰實鑊水以洗解牲肉也疏曰下云納亨亦如之

肉也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

也小司寇實之而此又增之也疏曰尸盥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匱盥手是也王盥謂王將獻尸時就洗以盥也祀五帝士師沃尸及王盥其餘朝祭皆有沃盥者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鬱人職云凡祿事沃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肆謂陳牲于房俎也羞進也謂進其陳于房俎者也○注曰鄭司農云羞進也肆者陳骨體也元謂進所肆解骨體也士喪禮云肆解去蹄也疏曰鄭司農謂肆為陳骨體者以肆為四音讀之謂肩臂脊脅之屬陳于俎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

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以肆為擲音讀之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殊肩髀解骨體為七是也按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祭祀先豚解後體解此初牽牲以奉即羞其肆明豚解也又按國語禘郊則有全豮先全豮後豚解若宗廟則無全豮先豚解次體解故云爾也愚按肆當讀如先鄭肆陳之肆乃全豮體薦豚解體解凡陳于房俎者之總名但不得專以為陳骨體耳若如後鄭肆鬣之解毋論其說已曲即上而全豮及下而體解之屬不反漏乎

義豈五帝

義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丘聞諸老聃天有五行水火金

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

分時者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其時

木火金水四行各分主四時七十二日土無定位寄王四季各

十八日亦其七十二日也王氏曰五帝乃五行之神佐天生物

而後世識緯皆為之名字何哉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

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

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更王之王音旺○法五行終死相生者始以木

德王天下次火次土次金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

正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

稱帝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

康子疑正為主而予以官名釋之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曰帝從其號昔少皞

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

熙為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

土此五者各以其所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

不得同帝稱五祀乃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王氏曰其序

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若地而不知者以祭祀

為祭地失之遠矣且土祇為五行之一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不亦失尊卑之序乎

大饗五帝禮

此季秋合祭五帝之禮即月令大饗帝是也其禮闕今錄記義于左以備考

記禮記月令季秋仲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

吹呂

○注曰習吹為將大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大饗謂遍

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此也疏曰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

饗帝云大饗知備祭五帝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大饗為祿與

此不同知曲禮大饗非指祿者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

卜祿祭于大祖廟禮必卜日

五帝皆饗莫適上故不問卜也

義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一獻通謂群小祀也大饗通謂禘祭羣廟合饗五帝之屬大旅謂旅上帝及群神饗帝謂正祭上帝也舊謂大饗為禘群廟大旅為饗五帝並非以周禮歷考可見說見下祭天及大旅上帝禮

王旅上帝及四望禮此國有大故而旅之之禮蓋變禮也說詳因事之祭今錄周禮各條于左

記周禮大上凡旅陳龜龜人旅則奉龜而往禮凡十日首作龜次命龜次陳龜次

貞龜次涖龜五者以事之大小為職之大小若大旅則大卜實陳之也奉龜以往凡喪與祭與旅皆然掌次王大

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案牀也陳牀而張氈其上也皇邸以版為屏狀如黼辰皇者尊之之稱或

日飾如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其

其玉器而奉之邸本也注謂皇為邸而四圭則著其四職金旅

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金版注謂餅金也王氏謂皇邸為後版屏

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說近是司尊彝大旅存彝奠在也

徹時省笙師大旅陳樂器眡瞭大旅厥樂器眡瞭言大喪厥樂

師言大喪厥樂器大旅則陳之者凡厥則必陳陳有不厥故也

明堂祀上帝禮此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之禮也其禮闕今錄記孝經于左○程子曰萬物

本乎天人大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

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子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

之委曲也故于季秋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所以尊稷也

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

古禮而明堂者周公以義起之也愚按鄭注以饗上帝為饗五帝謂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故饗

五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其說似是而非考周禮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以五帝為上帝理可通

乎先儒論定不待辯矣

〔記〕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朱子曰周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郊祀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帝即是天

却分祭者祭于壇故謂之天祭于明堂故謂之帝愚按對文則分名如此散文亦通

圜丘祭天禮此冬至祭天于南郊之圜丘而以后稷配之之禮也其禮闕今錄各經傳于左舊注誤信緯書

分南郊與圜丘為二禮先儒亦已辯正并錄考于後云

〔記〕禮記禮器因天事天謂因高以事高天因下以事厚地猶禮器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之義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而修除數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守其屬禁而畢之司隸屬

禮天牲幣放其器之色長曰圭圓曰璧象天圜也義猶元也象天色此禮玉也典瑞四圭

有邸以祀天攷工記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此不言尺有二寸攷工記不言邸互文也此祀玉也○王氏曰天

地四方祀玉二而禮玉則六祀玉者神之所主也天之四時不

同而同出于天地之四方不同而同歸于地其情一而已故典

瑞職止別以天地也若禮玉乃人之各致其誠者故大宗伯以六合為之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大裘黑羊裘為黼文也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祀天之服司服

司之此節服氏掌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掌以其節為之也

如所謂宗廟會同裘冕郊祀裘冕是其節也車尸車也○禮器祭天特牲特獨也止一牲不用太牢少牢

也祭地亦然蓋省文祭法祭天燔柴于泰壇用牲犢燔柴加牲玉于柴上而燔之也辭赤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角如栗如繭所謂犢也禮器郊血大饗腥大饗不薦

血毛明郊為大禮也周語禘郊則有全胄明與半體異也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

鬯以事上帝秬黑黍也秬為酒曰秬鬯加鬱金香草以和之曰鬯鬱鬯事天地用秬鬯事宗廟用鬱鬯言上帝不言

后土蓋省文○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四面鼓曰雷鼓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

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瑟

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圜鐘即夾鐘屬卯祀天神以為宮者取帝出乎震之義黃鐘以下未詳注謂黃鐘屬子太簇屬寅姑

洗屬辰三者陽律相繼也鼓八面曰鼙縣之曰鼓有柄曰鼗各

雷者象聲之發也孤竹竹特生者取數之奇也雲和山名見氣

之舒也雲門象陽之出也冬至陽之始圜丘天之形自子丑至

未為陽午未至亥為陰陽止少陰之申陰止少陽之寅圜鐘屬

卯自卯至申而陽止其數六故六變也禮猶禮天地四奏黃鐘

方之禮先分樂以致之然後禮以玉而合樂祭之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義詳○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主日地陰也月為陰故配之別禮以祀在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見禴祭法虞禘黃帝而郊粢祭法虞禘黃帝而郊粢

殷禘黃帝而郊冥周禘黃帝而郊稷禘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

而以始祖配之也黃帝乃四代所自出之帝故帝而配以始祖郊者祭天

皆追禘粢稷冥稷乃四代之始祖故皆配郊也郊特牲郊之祭

也迎長日之至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郊為

其日為辛日故其後于是月卜用辛也鄭注垂謬今錄辯于左

○注曰日以至舊謂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也此說非也郊天

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無冬至祭天子圓

丘之禮而于其月郊天用辛日者凡為人君常齋戒自新耳周

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疏曰王肅

而冕是服不同也。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云非人為謂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圓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圓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為魯禮也者，言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是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郊天也。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誤作周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下乃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相足而玄以迎長日為夏之正日，以至則為冬至之日，妄為之說，蓋非也。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帝嚳為配圓丘之祀，而祭法說禘初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亦不名為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既以祭法禘嚳為圓丘，又以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施之于郊，祭后稷是禮之名，實胥亂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之名，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重，而玄說禘嚳于圓丘為配天之祀之大，則孝經何不稱昔者

則郊以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其形言之，則謂之圓丘。于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祭法云燔柴于泰壇，即圓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于圓丘，故圓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對定公之問，與此郊特牲文並同也。以上聖證論王肅所據經傳分明，而鄭必別為其說者，按馬昭申鄭義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而迎其盛，月命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冬日至祭于地上之圓丘，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無常處，故不言郊。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而明堂位及郊特牲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裘服乘大路，載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圓丘乎。言始郊者，魯轉十三嘗相變，而魯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于泰山，婦人鬻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與圓丘二者為別，而冬至之郊特為魯禮也。張融謹按郊與圓丘是一與王肅同，又魯轉十三正，王與鄭玄亦同，其周禮云圓丘服大裘，此郊特牲及家語則云大裘被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服袞冕，義難可通。又

祭天

卷二十一

六

周禮祀大神率執事而十日圓丘既十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也凡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齊戒自新也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畧陳二家所據而言之愚按曰郊曰丘曰天曰帝皆異名同實之文先儒之論定矣鄭氏舍經信緯分郊丘為二祭天帝為二名其說蓋多不經甚至以禘為祀紫微大帝于圜丘郊為祀感生帝于南郊則又不但郊之禮亂即禘之禮亦亂而經傳之貽誤者不淺矣雖其指車服牲幣之屬固覺有難合者但據其言五時迎氣與郊天禮自有分而即郊天以言其在道與至壇儀亦容別始禮與正祭用更應殊况經傳舛駁多有又當辨其真贗乎其斥家語為傳會之文今雖未敢深辯而聖證論之附聖與鄭注之附讖馬昭之附鄭得失固易明也若其他舛無庸辯與先儒所已

辨者則今不贅陳矣 ○大率祀大神亦則掌百官之戒誓與其具修前期十日率執事而十日遂戒及納亨贊玉牲事及祀之

日贊玉幣爵之事見祀五帝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

事而十日宿厭條濯位水則已自性獲奏玉幣名大神合共八

詔相王之典禮昭相皆謂祭之日也

義易益卦六二爻辭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震下與上名曰益

虛中求益有陽剛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故戒永貞則吉也王用饗于帝吉者言虛中而能永貞用以饗上帝當獲吉况求益于人有不應乎鼎卦象辭鼎象也以木與火烹飪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也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與下離上名曰鼎

所以烹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聖人烹以養上帝極言其用之大也朱子曰享帝用犢貴誠之義也養聖賢則饗殮牢禮極其盛矣故豫卦象辭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坤下震上名曰豫 程子曰陽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先王以作樂者坤靜以順震動以發和順積中以發于外有樂之象故作聲樂以崇昭至德而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也殷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朱子曰雷出地奮和之禮記祭義惟聖人為能至也先王作樂既取其聲又取其義

饗帝

疏謂饗帝為難惟聖人能之也餘見王祠禴嘗烝禮

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

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天位乎上是也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爽職也

餘詳章義

家語定公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

對曰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以下各文並見

禮記郊特牲而無問答之詞文亦小有同異今參郊特牲定之

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

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至于啟蟄之月又祈穀于上帝

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禮降殺于天子是以不

同也

迎長日之至謂冬至也郊特無至于啟蟄以下

其言郊何也曰兆丘于南郊就陽

位也于郊故謂之郊

郊特牲無丘字其牲器何也曰上帝之牛

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角如鵠與栗然所謂犢也滌謂養牲

芻而養之也其全也不必藟栗取無傷而已郊特牲無帝牛稷牛二句

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

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性也

地謂園丘之地蓋燔柴于丘壇上訖遂于壇掃設正祭不用籩凡所謂以下為貴也絜粢也凡器物無可報答故惟因陶匏自

然之性貴質亦取其自然而已蓋互文郊特牲無萬物以下二句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

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于郊則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禴宮尊

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立澤宮從廟往

將擇士也誓命以禮儀詔士也獻命獻戒百官之命也郊特牲卜郊不言天子下亦無既卜二字文雖衍縮其義則同又周禮

大司寇之職祀大神示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姓此則云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不同者大宰職既卜遂戒則

亦十之日可知矣大司寇職云誓百官戒百姓此則不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姓亦不同者百族與百姓舊解初未

有定訓或云王之族親或云官之吏役據誓于太廟似指族親據誓以司寇似指吏役未詳何屬也

將郊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告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事也嚴敬也君上敬乎天猶臣上敬其君也將郊

謂將往郊下文郊之日謂往郊時也郊特牲通云郊之日

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

反道謂反新土在上

也田燭田間為燭也不哭以謹謹不入以趨吉汎掃以去塵田燭以照路反道以除垢五者歲為常不待上命也反道鄉為田

燭從郊特牲家語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

也黼之者大裘為黼文象天本然也但被袞于上耳郊特牲無大裘二句而素車句亦在旒旒冕旒之中間從此為合旒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既至泰壇脫裘服袞以臨燔柴載

冕樂十有二流則天數也天也象聖人則之辨也辨天道也旒

迎尸以入而祭之但宗廟之祭尸入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今祭

戶已于戶西祭黍稷祭肉祭醴迎尸入即筵應坐而饌食不更祭

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也先設席于奧設饌迎尸

皆在奧者就尊處也其設主祭黍稷等于戶西者就尸處也五祀

皆然愚按五祭所先春木令先脾土夏火令先肺金秋金令先肝

木皆從令所尅也獨季夏土令先心火取生令冬水令先腎水取

比令者水主先天五行始于水土主後天五行成于土故獨取生

令比令以保之也若我尅則有傷矣舊說舛駁莫定謹訂之

祭竈之禮先席于廟門之奧次東面設主于竈陞制肺及心肝為

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祝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肺先祭醴三

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廟門奧之筵前迎尸如祭尸之禮夏陽氣盛

祭于竈達其陽也冬陰氣盛祭于行散其陰也○注曰竈在廟門

之東疏曰竈在廟門外之東蓋少牢及特牲禮文云先席于門之

與東面設主于竈陞者謂在廟門外西室之奧凡神位在西故也

東面謂設者東面也。竈，墜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云奠于主西者，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設盛謂黍稷盛于簋，皇氏以為此祭老婦盛于盆者，非黍稷等設于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也。

祭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制心及肝肺為俎，心肺肝各一祭，心先

其他如祭戶之禮

注曰：中霤猶中室也。主主中央，祭于中霤，神在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各室為霤。云疏曰：注云中

霤猶中室者，中霤所以取明，棟間開牖象之亦云。承霤今祀在室之中，中央喪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下，明中霤不闕牖下也。云土王中央而神在室者，解所以在室中祭土神之義。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中央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祀社，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明社神亦中霤神之類也。云古者復穴，是以各室為霤者，又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義。古者未有宮室，隨地窟居，若平地，但地上累土重覆為之，謂之為復。若高地，則鑿地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然故詩云陶復陶穴，二者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各室為中霤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當室牖之下而北嚮也。

于俎東祭肉，肝肺心各一，肝先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秋陰氣出故祀于門，義見

上疏曰：云北面設主于門左，樞者謂廟門外之左樞，主南嚮而設主者北面設之也。

祭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輶上，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

東祭肉，腎一脾再，腎先其他皆如祭門之禮

冬陰氣盛，故祀于行，義見上舊訓，非注曰

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疏曰：知行在廟門外西者，檀弓云毀宗躐行是也。此以下皆中霤禮文，但常祀行神之輶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若國外祖道輶祭，其壇隨路所嚮，為廣輪，惟尺數則同也。云北面設主輶上者，主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以培芻棘柏為神主是也。

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望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祭天地四方望山川者，惟天子乃祭天地，祭四方之

神，又望祭其山川也。方祀，祭山川者，諸侯惟祭本方之神，與其

兼上也則祭法分七祀五祀三祀之說為漢記之文而非先王之制明矣

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

見上周禮小子掌祈于五祀祈注從士師職作大宗伯以血祭祭

五祀注曰取血以祭曰血祭愚按此謂正祭也若夏官小子職其所云寧祈于社稷五祀祈注讀從士師職讀作制謂制

牲以釁也則見囚祭之事類社稷禮亦然○司服王祭五祀則服絺冕絺冕服凡三章○外小祝

大喪及葬分禱分祀又士喪記疾病乃行禱于五祀此因事之祭也另見

附春秋傳晉魏獻子問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官也蔡墨晉大

史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

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又共工氏有子曰

句龍為后土此五祀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以來祀之周乘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此五官之神數雖相異

如直以五官為五祀則句龍既為五祀之一又祭法王為羣姓

列于社而進稱社稷五祀祀典復亂乃爾耶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

為立亦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

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亦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

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門戶或竈此與各經

降殺亦絕無理斯所謂漢時之記與而鄭氏乃友以此為周制而各經傳乃殷禮也何率哉

鄉大儺禮

國儺禮

王儺禮此自王而國而下至于鄉之達禮凡諸侯及其卿國亦如之也儺以和陰陽之氣也而旁磔九門四方者

蓋天地之氣上下交而陰陽遂矣其禮皆闕今將經傳總記于左

記月令季春天子命國雊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畢盡

也厲氣除故春氣無有留滯也方氏曰雊以除陰慝也春秋冬皆雊獨夏不雊者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日磔禳

冬日旁磔秋不仲秋天子乃雊以達秋氣春雊以畢春氣冬雊以送寒氣秋雊則以

達秋氣者其雊以除過時之陽暑陽為君象非可驅除達通也涼氣通則暑氣自除矣故其雊不于季秋而于仲秋也不于孟

秋者其前陽暑猶不為過時也季冬天子命有司大雊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鄉雊謂之大者王雊止于王國雊止于國至于鄉而無不徧矣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禳不但如季秋九門磔禳而已出

土牛者月建丑為牛又土能制水之陰氣故特作以出之也○周禮占夢季冬令始雊驅疫

獻吉夢于王釋萌以贈惡夢而乃始令方相氏掌蒙熊皮黃

朱衣四目以矚隱也玄衣朱裳以為容執戈揚盾以為用百

隸即罪隸夷隸之屬時雊謂春若秋若冬也室乃隱慝所藏故

搜索而啟之○吳氏曰雊者使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乖氣

此亦王燮理之一端也思按陰陽和而後萬物遂雊以和陰陽

也而方氏惟謂除陰慝者蓋陰陽二者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

不致其扶陰抑陽之意以陽善而陰慝故也然而亢陽之已過

則先王固亦平之矣天子乃雊以達秋氣是也季春陰慝淺故

雊惟及國季冬陰慝深故雊徧于鄉若仲秋平陽暑而已故惟

天子得行之也百隸惟君乃有其鄉大雊蓋胥徒之屬為之與

考論語鄉人雊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注曰雊雖古禮而近于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驚先祖五祀之神而使之依已以為安也

凡侯禳禱祠禮諸禮無所專指以小祝職推之可見列于地

禮舍萌四方放此禮闕今錄記周禮諸職于左

記周禮羊人凡侯禳共其羊牲共供同○小子凡侯禳飾其牲

飾者修潔之也小祝凡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旱疾侯之言候也祈福祥之屬禳禱也寧風旱之屬逆迎也彌讀曰救安也疏曰掌小祭祀者卽是將事侯禳已下是也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候寧風旱彌裁兵遠旱疾三者卽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贊謂之祠祝號見上福祥豐年時雨是善慶故候迎之風旱災兵旱疾是凶咎故禳禱之彌讀曰救洛誥救安也注云肆師與祝侯禳于郊及壘壘疆同于郊及壘所謂候而禳之也

王贈夢禮見上

記周禮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聘問也季冬迎新送舍萌猶言進吉兆拜者敬天休也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莫釋菜多作舍菜言萌者冬故也

侯國蜡禮

王國大蜡禮

此王侯下至于鄉邑歲將終蜡祭羣神而因以勞農息民之達禮也其禮皆闕無考今將禮記

郊特牲

記于左
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音乍索音色○鄭注曰蜡祭八神先

六水庸七昆蟲八也張子曰昆蟲害苗不當祭百穀之神凡八也按下文張說得之但百種當謂祭百種之神耳郊特牲注又稱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爲蜡與此不同按月令臘先祖五祀疏乃息禮也說詳後文伊耆氏堯也索求也十二月謂夏正也合聚猶閉藏也其月萬物歸根復命聖人報其神之有功者故索享之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謂神農主如前章主日之主司嗇謂古后稷官也百種方氏謂百穀之種也陳注謂百穀之種之神也蓋嗇功成卽以百種

祭其神而報之與祭魚祭獸之意畧同也馬氏曰先嗇者其知足以創物立法于其先司嗇則因其成法謹司之而已故祭以先嗇為主而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配以司嗇也

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

之也啜音拙為並去聲○農謂古之田畷有功于民者也郵者郵亭之舍表標也標表田畔相連啜處造為郵舍而田峻居以督耕故並亭之也享禽獸謂主禽獸之神迎貓虎即其神也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食之有功故迎其神祭之眉山蘇氏謂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于祭坊與水庸事

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坊音防○防是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謂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曰祝辭宅之言居謂故居也反宅則土無崩圯歸壑則水無氾濫昆蟲螟蝗之屬澤謂藪澤也毋作則不害于穀苗歸澤則不萌于穀土以本文推之昆蟲草木乃祭坊庸之祝詞非祭昆蟲之謂當從張說為正此以友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秦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而殺于喪禮也用葛者麻之殺用榛者竹之殺殺于喪則義之盡報其功則仁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曰此臘先祖五祀也疏曰對言之為蜡與臘總言之俱名蜡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與此十二月異時者秦制耳自其事謂之田夫自其居謂之野夫冬則無田事而居矣草服象草色黃也祭者之儀制若草野之夫然○陳氏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掌之草笠亦草野之服故貢使服以獻歲功也此下二節又因蜡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

女者亡其國好去聲○本節多未詳注曰鹿者田獵所獲女者亡國所俘客謂貢使也言客將返羅氏以二者致之詔使告其君而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也周氏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羅者鹿所獲襦者女所服故致此以

義豐蜡禮

送二十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戒之非以鹿與女致也鄭諤曰用取鹿之具以戒好田用婦之
 裙襦以戒好女本二物使羅氏作之以遺貢使先儒以羅襦為
 一物豈未之思與愚按鄭氏所駁先儒羅襦為一物者蓋指先
 鄭而言也考周禮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司農讀襦為羅襦
 密羅所以取鳥雀也味羅氏職襦本作縠為合蓋傳寫之誤但
 漢初記郊特牲已從如字作解諸家乃本之耳夫致襦戒女其
 于羅氏之職何與而附麗之哉且縠襦婦人
 穢褻之服未聞聖王戒風愆而假此以詞也八蜡以記四方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

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去聲○此節結

通者塞也皇氏謂為蜡以記成功若其國不成則不為蜡也移
 者寬勸之義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收猶歛也既蜡收斂積聚民皆休息
 矣乃欲興起事功得乎○陳氏曰八蜡不通猶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
 之意也

諸侯方祀之屬禮

王祭四方之屬禮文見曲禮按四方之神蓋謂其方土所產

物類靈異雜稠之屬能為利菑于民者亦及之傳所謂方望
 之事無所不通是也其禮自崇德報功下及春祈秋報之屬
 惟有天下者通得祭其四方而侯國但得祭其本方故曲禮
 云然舊乃謂王于四時得祭四方以迎氣而諸侯則惟祭一
 方如東諸侯則祭東方以迎之今按其說殊謬今制凡郡邑
 之長猶得歲始迎春而謂古之諸侯凡在南方與西方北方
 者雖春為四時之首亦不得一迎理豈
 可通乎諸禮皆闕今採經傳遺記于左

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因國謂其建

故墟也既無主後者以為之祭則在王圻者天子祭之在侯國
 者諸侯祭之如注所謂九皇六十四民之屬是也然此亦謂凡
 因國無主者耳若其功烈較著載
 在祀典者則雖非因國有定禮矣祭法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
 其官而水死皆先世貴臣有功德者也載在祀典此則惟天子
 乃遍祭之不

及契真以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此蓋謂物異能為利災者

與云山林以下者謂神所謂凡攘磔周禮大宗伯以禴辜祭四方百物禴辜

及蜡祭也鬯人凡四方用蜃凡禴事用散蜃散皆漆尊也鼓人掌教羽

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羽舞析羽為之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謂祭四方

川谷丘陵陵山林之神也川谷于坎丘陵山林于壇或曰亦謂四方之神也

考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莫暮同此宜土憂時憫下而自述其事神盡禮不

敢迨遑之意也○注曰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愚按孟冬祈穀禮及社

禮並見郊社孟冬祈年見蜡此方即王祭四方也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此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報祀而詩美之也○注曰齊明即按諸侯方禴而卿大夫家邑得祭四方者

蓋祭其家邑之四方亦猶所謂方祀也

諸侯祭山林川澤禮見下

王祭山林川澤禮見下

王祭五嶽禮此王祭山林川澤之禮諸侯于在其封內者亦祭之惟嶽瀆之屬凡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則王所獨也以上禮皆闕今始採記經傳于左

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者視其牲器之數也餘見下大傳五嶽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疏曰按周禮五等諸侯膳皆太牢上公饗餼九

牢饋五牢豆四十饗禮九獻侯伯饗餼七牢餼四牢豆三十有

二饗禮七獻子男饗餼五牢餼三牢豆二十有四饗禮五獻凡

分三等今王制視公視侯凡分二等大傳視公視侯視伯視子

禮鄭注當據異代法也愚按疏說慎矣然其謂異代法者蓋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詞也考周禮典命司服司馬行人司儀之屬並分三等大傳四等之分當本孟子班爵祿章而孟子固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今以王制大傳與周禮合參之蓋四瀆與其餘山川皆視侯伯庶與周禮三等之儀相符也學者詳之月令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他時則仲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乃畢用也

山川之祀井泉謂井之泉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

所在也不言林澤蓋山川概之矣山虞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躡為主主也修除治道路壇場也愚按山虞兼為林衡傳云周公祀泰山

名公為尸周公祀泰山未詳名公為尸猶言董伯為尸矣○司服祀山川則毳冕毳冕服凡

五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璋有邸而射殺于天地四望也鄭司農云射剡也考工記玉人云璋邸射

素功以祀山川素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

澤沈順其性也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與羊人凡

沈辜其其羊牲小子凡沈辜飾其牲大人凡祭祀用牲物凡沈

辜用麗可也體完曰牲色純曰物麗雜色也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凡山川用

鬯注曰秬鬯不和鬱者飾謂設中也鬯尊畫為鬯形也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

祭山川函鐘一卽林鐘別名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蠡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

衍之示詳周禮舞師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兵舞以于戚

考學記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河源海委也禮器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

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惡當

為呼池大河反。注曰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疏曰有事謂祭祀也呼池河之從祀配林泰山之從祀祭河嶽必先告從祀者從小至大之義其川呼沱嘔夷并州職方文

州里祭社稷禮

見下

家邑祭社稷禮

此家邑及州里之屬祭社稷之禮也按社稷之祭自王下達于大夫士庶小宗伯左宗廟

右社稷論語邑宰有民人社稷是也然孝經言王侯大夫士庶之五孝惟諸侯言保社稷餘無言及社稷者孟子亦言天子保四海諸侯保社稷大夫保宗廟士庶人保身體皆不言社稷何也亦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侵上之義也惟天子得祭天地故不言社稷而大夫以下得與民共立社稷而不得自為立社稷所謂成羣立社曰置社而已故但與民祭社稷而亦皆不言保社稷也以上禮皆闕今探記周禮祭法于左而餘皆總記于後云

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疏曰凡歲時多謂歲之四時此

歲時惟謂歲之二時春祭以祈秋祭以報耳凡讀法皆

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注曰羣衆也大夫以下通士庶人

上則立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疏曰大夫以下不自專土地故不特立社與衆成羣則立社者社以為民故也注云百家以上則立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特牲是百家有社言以上則不限多少若州長職歲時祭社則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百家以上則立社惟有國之諸侯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大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注云田主田神也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也愚按言百室蓋約詞不得泥百家有社周禮惟州長職言祭社或黨族閭比亦祭于州社中也周禮祭法皆言社不言稷蓋省文義已見上

諸侯祭社稷禮

見下

王祭社稷禮

此王及侯國祭社與稷之禮今闕而補記其經傳并各總義于左也

記周禮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疏曰邦國謂畿外諸侯邦國也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注曰左右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疏曰言國之神位者據國中

神位言之對下郊兆在外而言也按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位次耳封人掌設王之

社壇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注曰壇謂壇及壇埽也不言稷者

內有壇經不言壇舉外以見內故鄭兼見之云不言稷為社之細者按大司徒及各職皆社稷並言此不言稷以社總五土稷

是其中原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曰社稷謂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

依也所宜木謂松柏栗之屬若以松為社者則各松社之野疏曰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者謂于中門外之右邊設大

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四面皆有壇埽而其藉田之內又依樹木而為田主也云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者王之田主惟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總據邦國都鄙井王者而言也田主郊特牲所云先嗇神農也以神

農為主祭尊可以及與故后土及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其位田正則郊特牲云司嗇后稷也云謂松柏栗之屬者論語宰予

對哀公之文夏居平陽宜松楸居亳宜柏周居鎬宜栗經雖據之田主之樹也法以依樹木為田主訓之非是田主或依樹

木但不可以此訓樹字耳又按逸尚書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與此不同而木之別則可見古又有枌榆之社明木不止松柏栗也祭法王為群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疏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

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侯社亦如之愚按上疏云王社王稷並在中門外之右今云無文又云王社在籍田與

上不符疑上疏為得之社稷自在國其田主則在籍田經云設其社稷之壇明社稷各有壇壇其籍田則田主為壇位而社稷

之神依之同壇其位明以田主為主也若如崔氏則田主在籍田王社亦在籍田又何依田主同壇其位之得云耶祭法不言

大稷王稷之屬蓋省文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義見月令擇元日命民

社疏曰按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名諸戊封人令

社稷之職注曰將祭令諸布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

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說見後王制天子祭社稷皆太牢

諸侯祭社稷皆少牢此王侯之差也然則大夫以下蓋特牲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注曰以血祭者陰祀自血起犬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陽祀自煙起皆貴氣臭也

獻禽以祭社注曰春田主祭社○小子掌珥于社稷珥鄭司農

祭也注讀作血謂釁禮也按王制祭社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稷皆太牢似注說是蓋祈禳異禮與

凡社壝用大鼙注曰大鼙鼓人以鼙鼓鼓社祭注曰靈鼓六面

示也疏曰按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故舉社以表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亦其義也凡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

鼓舞師教敎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敎舞師白羽為肆師社之

一曰蒞下來歲之稼疏曰祭社有二春祈秋報此因報祭而上來

穡穡由干○土神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注曰以刑官為尸之社屋之是也據其地曰亳社春秋亳社災是也喪祝掌勝國

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注曰勝國社稷存之者重神也疏曰

禱報曰祠愚按據注義則立臺社一垂鑿一存神也然垂鑿之義為正

義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注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疏曰上

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云政本于天此云政降于地者大

總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總養萬民也祀社于國所以

列地利也故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列猶陳也猶饗帝于郊

也猶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但見凝然正位而已地利陳而百貨致矣此乾元資始坤元

資生之義也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

義也曰用甲用日之始也墉者社之環牆也地秉陰社乃陰氣

于北墉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主故設其主使面于北墉下而君

之也始者甲為十干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薄亭同書作亭商邑名音訛為薄也商于周為喪國而必

立其社者示戒之意也白虎通謂王侯必有誠社是也屋

其上則陽氣不入牖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也家主中霤而

國主社示本也神神之也地載物生財道同于天故祭社以神

其道親之而為美報也中霤亦土神上古穴居

中為霤以取明故名中霤而後世因之家國猶言內外也家

主祭土神于中霤國主祭土神于社皆示不忘本之意也惟

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

本反始也田獵也丘乘猶丘甸也四丘為甸其出車一乘故名

也言惟為祭社之事每家一人盡出供事惟為祭社

而獵則國中正羨皆行無留家者惟祭社之

粢盛則使丘乘共供之蓋以報本反始故也

考大雅雲漢祈年孔熉方社不莫詩咏周宣王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詩咏周公卿公羊傳哀公四年六月辛丑

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蒲當作亳亦音訛也○疏曰公

羊解蒲是亡國在魯境者天子

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也左氏穀梁並謂殷都于亳武王滅商

遂取其社賜諸侯為戒也愚按亳一作薄音訛也薄又作蒲音

文交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柴其下據封

火所能燒故問之掩柴則得燒矣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上災

掩且柴者絕不使通天地四方也也下災災異也明不能守誠也穀梁傳亳社者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

也注曰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

王方澤祭地禮

此夏至祭地于北郊之方澤而以后稷配之

義豐社獲

卷二十一

緯書分北郊與方澤為二禮辨已見上圜丘祭天禮

〔記〕禮記禮器因地事地說見祀天○周禮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

放其器之色黃象地色也八方曰琮象地方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攷工記云兩圭

五寸有邸餘祭法祭地瘞埋于泰折用騂犢折之設反陳注從並見祀天禮

如折旋之義謂方也牧人職陰祀用黝牲此祭地陰祀而用騂犢者蓋周尚赤其騂稍近黑者為黝與馬氏讀如字○折王制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見前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社蓋地之通稱對文則祭社與祭地別散文則

通也見下大司樂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

樂八變則地示肯出可得而禮矣函鐘卽林鐘屬未在西南方祭地示以爲宮者取致養于

坤之義大簇以下謂大簇寅始洗辰南呂酉二之律口相生也空桑山名明陰之也同地明陰之聚也夏至陰之始方澤地

之形函鐘屬未自未至于寅而陰止其數八故八變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奏大簇歌大呂舞雲門以祭地示義詳周禮凡以神

仕者以夏日至祭地示物魁禮

附祭遭喪及凡變禮祭爲大禮而其遭喪及凡日食大廟火之變亦重矣此王侯大夫士皆有遭喪之禮

也王侯以下之祭止于地示人鬼天子之祭及于郊天饗帝然其遭變則一而已禮皆問而猶見于曾子之問今遞錄記

〔記〕子問曰天子嘗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

喪如之何既陳謂風興陳鼎俎時也子曰廢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如之何

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未至則廢接之言連猶速也大廟火而接祭亦謂郊社五祀耳

若禘祫在大廟自當救火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

子蓋約言之與說見經解

祭其祭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不

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彌吉故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則俟吉也愚按外祭言五祀不行至既殯既葬而祭則郊社可知矣然此止言五祀不行不言郊社不行者王制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也詳見下文

右天子祭遭喪及凡變

〔記〕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俎豆猶言簋簠也但言社稷者諸侯無郊禘也不言五祀蓋省文

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此必利反○注曰帥循也所奉循于天子

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曰王侯祭禮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按士特牲饋食禮祝迎尸而入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九飯而畢大夫少牢饋食禮尸食告飽祝侑至十

人受酢卒爵酌獻祝祝卒爵主人又酌獻佐食大夫少牢禮亦然據此則凡常祭又皆酌酢卒獻祝與佐食等也以此推之王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深至情有未遑不得行故待既殯哀稍殺而後祭其祭不得純如吉禮理宜降殺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之滿數自其從啟殯以後至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擗殊甚故祭又不行待已葬反哭殯宮畢而後祭其祭尸入三飯祝乃侑尸十五飯攝主酌尸又尸飲卒爵而酌攝主攝主卒爵而獻祝但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亦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趙商問云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越紼行事鄭答云越紼行事謂喪無事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矣據此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故爾得行祭禮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避之者郊社尊故啟反哭辟其日五祀既與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天地社稷去殯處遠故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返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喪所朝夕仍奠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囚也人臣尚爾明

天子得奠矣諸侯自啟至反哭五祀奉循天子者天子祭五祀
之文諸侯亦如天子也諸侯祭社稷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
右諸侯祭遭喪不言日食大廟火蓋省文

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遵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

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

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鼎俎

猶言簠簋籩豆也○注曰齊衰祭行者謂異門也愚按齊衰有異門有同門故注以異門決其祭行也若大功以下皆異門不待言矣諸侯以下絕旁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故王侯皆不言齊衰以下

醉而已矣大功醉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注曰室中

長獻尸以上也疏曰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向今主人主婦及賓獻尸祝佐食則止故曰室中之事而已矣若其後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當祭時雖臣妾死于宮中猶三月而後祭凡大夫為貴妾總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之屬皆不祭也

右大夫祭遭喪及凡變

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總不祭小功可知士異所祭于死者無

服則祭注曰無服謂若外喪舅若舅之子若從母昆弟也疏曰此子不待問而語之也大夫于小功總不辨內外皆不廢祭士于小功總不辨內外皆廢祭士輕故得為輕親伸情也愚按舅若舅之子若從母昆弟士雖與之有服而所祭之祖禰則與之無服故皆不廢祭若內喪四總麻之屬則雖祖禰亦皆有服矣故雖總不祭也

右士祭遭喪

助祭遭喪禮臣助祭于公其禮非但自祭比故雖親喪既視

下今按當升為經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與並去聲○注曰猶是與祭如與祭也次于異宮以吉與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注曰使人告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祭日之前也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于祭也其時不可吉與凶同處故次于異宮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與與祭者稍異故使人告于君然亦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右將與祭遭父母喪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

其他如奔喪之禮

注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差緩也如同宮則次于異宮疏曰

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也既受宿戒雖有期喪亦與公家之祭然如是同宮而死則亦次于異宮亦以吉凶不同處也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乃與祭此遭期喪則宿即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

祭地示禮五之三說見前卷

士歲祭五祀禮

大夫歲祭五祀禮

諸侯歲祭五祀禮

王歲祭五祀禮

以上祭五祀謂春戶夏灶季夏中霤秋門冬

也但禮闕其禮差不可考今姑用鄭注附于經學者更參補其漏畧則得矣至記傳異義亦錄記于左而附論得失以俟達禮者之論定云

祭戶之禮先設席于廟之堂奧次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實醴

于尊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設盛于俎西祝祭黍稷祭肉祭醴
 皆三祭肉脾一腎再脾先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堂與之筵前
 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注曰春陽氣出祭于戶內陽也秋陰氣出祭于門外陰也凡祭于廟用特牲疏曰從外向內戶在內故云內陽從內向外門在外故云外陽凡言先者俱陳而先用以祭也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者此乃中霽禮文祭戶若中霽皆在廟門之內設席于廟堂之與祭竈若門若行則皆在廟門之外設席于廟門之與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別總謂之廟也特牲謂特牛特羊之屬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是也諸侯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與祭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祀之日設主于戶內西者先設席于與乃更設席于廟戶西夾設主之人南面設主于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也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者設主訖制脾與腎為俎實奠于主北在之前稍東又設盛黍稷之簋在之前稍西也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肉脾一腎再者時始設主未迎尸是祝官祭之其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變而其祭肉則脾一祭腎再祭也云既祭更陳鼎俎設饌畧

右將與祭遭齊衰以下喪

為尸遭喪禮此為尸于公而遭喪之禮亦猶之助祭也今見雜記曾子問故錄記之

記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宿之言肅也先祭一日尸也受謂受主人之宿也其時有大門內齊衰之喪則必出居公館以待祭事畢而歸哭也凡以吉商不並處耳

儀禮經傳內編卷二十一

姜兆錫註疏參義

因事之祭五之四

此皆非正祭而因事以祭之禮故又為一類也

士大夫受命祭禮

諸侯受命祭禮

此士大夫受命于君與諸侯受命于王因事祭之之禮其禮應與正祭殊而皆闕不可

考矣今各將傳記備義考于左

義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于大廟示不敢專也

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

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

其廟臣之廟也祭禮繁釋奠禮

簡○疏曰爵祿賜于大廟而王制云爵人于朝者朝詢于眾位定然後入廟賜命也今世命官猶然

考國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及期命于武

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

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期者受命之日也武宮文公祖武公之廟主謂獻公之主禮既

葬而虞虞而作桑主王于是命世子世子乃即位受命服今獻公死已久于此設桑主者文公不欲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

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世子未受爵命故服上士端委之服以入冕服諸侯之驚冕服也即就也三次以王命命之

公三讓訖而乃受也春秋傳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王釋衛侯將入恐元

咺之復距已也使謂周欽治塵曰苟納我使爾為卿公入祀先

君周治既服將命

注曰服卿服也服之者將入廟受命也愚按王命晉侯設主布筵以受雖不言祭而祭可知矣衛侯雖非始受命猶祭况始受乎周治既

服命服而入廟將命則其受命而奠亦可知也

王即位祭禮

王即位受命于天而祭之猶諸侯大夫士受命于其君而祭之也禮闕今亦記考于左下上立

君放

考虞書堯典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

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注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三載考

績故命使升帝泣帝將禪之也讓弗嗣者辭讓于德不堪嗣帝位也上日朔日也文祖者堯之祖廟堯終帝位而舜于此受之

也疏曰凡事之始必先以言謀之後乃為之今汝言所謀之事義考汝所言致可以立功于今三年矣考既有功故使汝升帝

位也鯨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鯨無功冀其有成故循常法待三考無成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故一考即升之與常

法不同也愚按詢問也問以事因考所言而知其可有功也肆如此看覺較明爽詩咨詢咨謀各為一義以詢為謀蓋非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徧謂祭之徧也詳

見書傳周書武城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于往也邦甸侯衛約舉侯服之詞時周末定九服之制也

立君祭禮立君蓋指定王位而言若諸侯受命于王不宜卜也餘見上

記周禮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曰號謂大祝六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

立君上大封也疏曰問事之正曰貞

諸侯封國祭禮王建都及諸侯封國皆與受命正位相表裏故有祭禮禮闕今記于左

記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曰后土土神也疏曰大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者若卿大夫授采邑者為小封也封土地故先以禮告后土乃封之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中央土官其官各后土重黎為祝融兼為之彼后土但謂土官中也若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則為后土神與此同

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曰后土社神也疏曰大宗伯注社神也按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故社為土神若勾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之人以言社其實言社神也后土

王建都祭禮見上

考書名誥惟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

此營洛邑而祀之也牛二謂帝牛及稷牛也郊不言豕豕者所謂郊特牲也洛誥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肇始稱舉殷盛秩序也此洛邑成公告成王肇舉盛禮祀于新邑而凡祀典所不載者咸序而

也

記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曰建國必面朝後市王立朝后立

市陰陽相成之義也陰禮婦人之祭禮

鄉大夫問聘祭禮見聘禮

諸侯朝見會同祭禮此諸侯朝宗覲遇會同于王與其相為朝而祭告于祖禰之屬之禮也其禮始

出若將朝將會若既反皆有之今相朝禮闕不存其朝會于王所存觀禮惟有將朝釋奠之儀餘不詳者蓋宗覲遇之禮多因于朝從省文故朝禮亡而無可考與今將會子問升補其禮如左而記其零文于後學者推之可也

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禩此親告也○注曰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此命告也○注

曰臨行又命徧告也五官五大夫道祖道也疏曰按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五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也按聘禮記出祖釋軼祭酒脯是也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軼為行始也又按春秋傳軼涉山川軼蓋山行之名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使者為軼祭祈告禮畢然後乘車轅之而遂行也此城外之軼祭其五祀行神在宮內鄭注聘禮記云行謂行者之先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喪禮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也鄭注月令軼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軼以菩芻棘柏為神主詩生民取羝以軼注云燔豕其肉為尸羞是軼亦有尸也天子軼用犬犬人注謂伏犬于軼上是也諸侯用羊詩取羝以軼是也卿大夫以酒脯而已軼竟御者

下視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又云及祭酒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祭軌乃飲軼即轂未軌即車軼前也祭宮內之軼及城外之軼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軼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軼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在山其神曰纍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疏曰前命祝史告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故以五日為期也期以五日近者可就告若遠者當望告矣

凡告用牲幣注曰牲當為制誤文也制幣一丈八尺疏曰皇氏熊氏以諸侯禮不用牲故牲當為制天子當用牲故鄭

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不破牲字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天子用牲此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是諸侯不用牲也或曰王侯出入有告有祭告用制幣祭用牲卿大夫唯入祭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

反亦如之通謂上文親屬以諸侯相朝章參之可見舊以此句單承凡告用牲幣者非

右諸侯朝王

諸侯相見告于禩注曰道近或可不親告祖也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于適天子也疏曰諸侯朝服

玄冠緇衣素裳也。朝天子冕而出者，敬天子也。其相朝唯朝服者，下于天子也。熊氏云：朝服謂皮弁服也。天子用以視朝，故名皮弁服。謂之朝服，而凡諸侯之相朝者亦用之。知者聘禮。諸侯相聘服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反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適天子往，反同禮。告于禰，反則兼告于祖，禰故不。曰反亦如之，而特言其異也。

右諸侯相朝

記王制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將出通朝會盟伐之屬也。宜社造禰亦約詞上所錄曾子問篇可考矣。

問篇可考矣

考春秋傳桓公二年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

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舍猶置也。注曰：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言遠紀有功也。疏曰：凡公行

者謂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乃命祝史告于宗廟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乃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于群廟朝鄰國則親告由此而言朝天子則親告祖禰而祝史告群廟朝鄰國則親告祖禰鄭注云：道近或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猶言策勳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伐還告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也。朝還告至耳亦云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凡事有以安國寧民亦舍爵策勳于廟惟無功則告事而已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一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何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也。其中亦有實非慢而不告者。蓋行有耻辱不足為策則不以告矣。若事實可耻而不為耻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如宣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公至自齊明不以嘉禮自終連昏于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也。又如莊公還禮如齊觀社亦書至自齊行飲至之禮其失禮亦甚矣。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為之公行以

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也

王巡狩會同祭禮

此王十二年時巡方岳而告祭于宗廟社稷與天地山川之屬之禮也其不時巡而

合諸侯為會同亦畧如之諸禮皆闕畧見于補巡狩會同禮今并記其未備者于左會同禮一耳乃于王與諸侯兩言之者其禮不在王國而在畿內若畿外故王亦祭宗廟社稷之屬但未巡方岳當無燔柴祭天地之禮耳

記書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岳柴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

西岳朔巡狩至于北岳如初禮

柴謂燔柴以祭天也

禮記郊特牲天子適

四方先柴

先柴對觀后以下而言也

禮器因各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

時注曰各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太平乃巡方嶽燔柴祭天告以成功也孝經緯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

石紀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以四時祭也

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也中成也謂天子

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燔柴祭天升告以王率諸

侯之治功也太守巡守乃封禪未太平巡守但燔柴以告至而

已王制天子巡守必先柴是也若太平之時燔柴告至後乃考

諸侯功績封土為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其禮自別而

皇顧妄議云太平乃巡守今按詩頌時邁武王巡守之禮其時

尚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乎其議非也孝經緯云封乎泰

山考績燔燎者謂于泰山封土為壇考諸侯功績而燔柴燎牲

以告天也禪乎梁甫刻石紀號者謂于梁甫除地為壇刻石為

文紀錄當代謚號以告地也梁甫者泰山之旁小山也按白虎

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也告報之義也必于其上

何也因高告高因下告下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其高下禪者

廣其厚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也封者或曰

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皆封之印璽禪者除地為壇孔子云

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于繹釋之山

五帝禪于亭亭之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史記封禪書齊桓公

長慶

卷二十一

五

五方之帝因其所上以為都之吉土而饗祭五方之帝于都之四郊也饗木帝于東郊火帝及土帝皆于南郊金帝于西郊水帝于北郊又王者祭感生之帝亦于南郊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也愚按告天而云升中此蓋致中和篤恭而天下乎之驗而後世人臣治非太平倡稱封禪此矯誣詩周頌時邁其邦昊上帝以欺其主之說也餘注疏亦多駁

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惟后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詩也言我今巡幸侯邦天其子我乎則亦既尊序我于庶邦群神之上而上下幽明以元后戴之矣蓋始猶但為質天之詞而既乃信其有格天之實也

右王時巡方岳

記周禮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

告廟注曰用事謂祭也玉人職宗祫以黃金勺前馬是也疏曰大會同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也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

山川此不言用黃金勺以義約為言也彼注云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

則用中璋邊璋告中小山川矣校人職云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去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殺駒祈沈也

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彼注破牲為制此用牲幣不破之者堯典及王制皆云歸假于祖禰用特校人又有飾黃駒之文故也

小宗伯凡王之會同之禱祠肆儀為位辨以志反○注曰肆習也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疏曰禱時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

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愚按言禱祠亦約詞凡祭奠皆然

右王會同諸侯

盟誓祈禮此凡盟誓既畢而祈明神之禮也今闕姑記周禮二條于左

記周禮司盟凡盟祖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其其牲而致焉既盟

則為司盟其祈酒脯疏曰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人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祭之祝號

注曰八者祝號皆以告神也盟詛主于要誓大日盟小日誓疏

日類造以下是大祝之六祈但大祝不掌其祝號司盟掌盟載之法亦不掌祝號與其載詞故盟詛掌之也

田獵祭禮

此時田若大田若師田之屬而祭告于內外神之禮也其禮闕不詳畧見于大田補禮今并錄記其

未備者如左

記周禮肄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

注曰貉師祭也祭始造軍法者

其神蓋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注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曰師甸謂征伐與田獵

二者也愚按疏說似是而非四時之田左傳所謂皆于農隙以講事者師甸則其所謂三年治兵振旅之屬也以甸祝師田致禽于虞中以下推之小宗伯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

可見與征伐何涉乎謂田獵之役或曰工役亦有禱祠與田獵同故肄儀為位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

注曰貉司農讀為禱詩是類是禱爾雅云兵祭也甸以講武也禱號帥大舍奠于祖廟禩亦如之

其祝號也舊謂禩亦如祖廟之釋奠者非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

亦如之者釋奠于祖若禩亦如表貉之祭之字

于祖禩乃斂禽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

禩注音誅杜子春音禩辨見下○注曰致禽于

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也饁饋也以所獲獸饋薦于郊之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禩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禩杜子春云禱也為田禱多獲禽牲為馬禩無疾詩既伯既禱爾雅云馬祭也是也玄謂禩讀如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疏曰若田在山山虞植旗為表田在澤澤虞植旌為表故致禽于虞中也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于其方是四郊皆羣神之兆今田獵在郊外還過羣兆故將此禽祭之上舍奠于祖廟謂出時今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又以所獲禽牲薦廟告反也入腊人者按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據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若君厨是也杜子春為牲禱多獲為馬禩無疾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又禩不得為禱祈字玄謂讀如誅者此俗讀也云今休大字也者漢時人傍朱是侏大之字故云為牲

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也知此皆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也小宗伯大甸則帥有司而餽獸于郊遂頒禽注曰有司大司馬之屬頒禽謂以予群臣也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予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而分之

講閱祭禮講閱禮與田獵禮畧同但田獵得兼講閱講閱不得兼田獵以周禮大司馬所載四時之教及春秋所載桓六年大閱莊八年治兵之屬推之可見二禮分合之義而其祭之同異亦可推矣

征伐祭禮此王者出師討罪及諸侯卿大夫士奉命征伐凡其所祭之禮也禮闕畧見于補大師禮今參經傳更備記考于左

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禱于所征之地

禰馬怕反○禰師祭也疏曰按爾雅是類是禰師祭也王制出巡及攝位並非師祭皆類于上帝者爾雅釋皇矣詩是類是禰為師祭不謂凡言類皆為師祭也類者以事類告天也以攝

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正禰無言類者亦從古尚書之說鄭氏義如之今尚書文雖異其意亦同也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為之小宗伯注云類者依正禮而為之是也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受命告祖也受成定謀也出征

不敢自專故言受命兵事謀已成定故言受成祖禰皆告以祖為尊前文但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告事故云受命于祖受命在造禰之前但前文類宜禰總說出行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以後卻本初時受命受成所以文倒也

于學以訊馘告馘古獲反○釋奠釋菜奠幣以禮先師也訊馘訊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

泚疏曰按大胥職文王世子皆云釋菜鄭注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也熊氏乃云釋奠之時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申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耳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

望有司大祝也軍將有事將戰也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之疏曰知有司是大祝者大祝職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是也司馬實典之凡王之軍旅之禱祀肆儀為位已者軍事是司馬所掌故也

肆師凡師田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

于山川亦如之注曰此類造之造猶即也封于大神謂為壇以祭之山川蓋軍之所依止也六傳云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疏曰師謂征伐甸謂田獵二者或有祈請當用牲于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以祭也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此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也愚按師甸謂起大眾以田也此分訓征伐與田獵二者亦以類造以下與大傳牧野之大事相合與但考本職乃起大眾以田而因有類造以下之禮灋疏蓋誤釋今亦姑引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

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注曰設軍社春秋傳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也前祝者王出若歸將有事于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疏曰六事皆大祝所掌據本文四望已上為出時獻于社為歸時按尚書武成丁未祀廟庚戌柴望皆是

小祝大師掌釁祈祝號注曰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疏曰言掌曾子問曰

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

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曰齊也疏曰按齊僕掌馭金路以賓大僕掌馭玉路以祭齋車以金路降一等也遷廟主皇氏謂新遷廟之主愚按不以七廟之主行者下文云七廟五廟無虛主也

曰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曰何謂也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

齋車以行每舍奠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注曰奠乃就舍以酺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疏曰主命者既無

遷主乃以幣帛皮圭告廟遂奉載于齋車以象受命也皇氏云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以出行故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侯既告遂奉出反乃埋也

考書湯誥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肆台小子

義豐 征伐

卷二十二

義豐 征伐

義豐 征伐

義豐 征伐

義豐 征伐

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疏曰殷尚

也上天神后總謂天也論語作皇天后帝泰誓曰商罪貫盈天

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底致也疏曰紂惡如物在

罪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

後言禘此家內定議然後告天故先言文考而後言主帝也

武成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予小子

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道亂畧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為民除害不飾以謙辭也

注曰仁人謂太公周公之徒愚按于征之于往也

征之為言正也伐不正以正之也司馬為政官亦取正之大專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夏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注曰遂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左傳成公十

三年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

注曰賑宜社之肉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盛以蜃噐故曰賑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

有受賑神之犬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注曰燔祭

成肅公卒于暇張本也疏曰敬在養神百官事神必敬也篤在

守業四民居業必篤也燔賑俱祭末受而執之燔言執賑言受

蓋互文愚按民受天地之中以下四句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節相表裏動作謂內禮義外威儀皆本此中字生出義絕精粹朱子嘗稱春秋士大夫學有原本類如此學者以中庸傳注深體味之便可見而疏家不明其義徒謂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生所謂命也此雖襲中庸中和而為言然自此等論出則學者將舍理而言氣充其極不過致和守一如道家所謂三任之說耳其于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不將毫釐千里之差乎求道者盍慎而考之

宣公十一年楚子敗晉師于鄆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觀去聲○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積尸封土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其上謂之京觀

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潘慝鯨鯢大魚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戮之言辱即懲潘慝

之意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

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退注曰不從其築傳言楚莊有禮也疏曰非為先君作宮蓋為遷主作宮以祀之而告

大故祭禮

此國有寇亂若喪敗之大故而祭群神之禮也寇亂若喪敗而祭群神者國有大故人神震驚故祭

以安之小祝有寇戎之事且保郊社于祀况蕩搖我邊疆宗社或岌焉不保而得不有以奠而安之乎此真神人同體存相通之至意初非若後世修攘無術閉戶齋誦之所為也周禮不明言喪亂之屬而以大故約之者變出非常辱及廟社尤在災荒與札喪之外故隱之以示不敢斥言之意耳解家不審此凡于大故各條注釋矛舛今其祭禮闕而經義益不明于天下矣故茲謹記周禮大故祭禮各條而為辯發其意于左學者詳之

記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及四望見肆師國有大故令

國人祭謂國有寇亂若喪敗之大故而肆師令國人于凡所當祭禱者祭之也舊注于大司徒職之大故謂王崩及寇

兵也于大宗伯職之大故則謂天裁也于此肆師職之大故則更謂水旱凶荒也于大祝之大故則謂兵寇也其餘說矛舛非一按王崩即大喪也大僕大祝職皆直言大喪始崩小宗伯職又直言王崩初不諱王崩為大故則大故不得以王崩釋之况大司徒虎賁氏各職大故與大喪通言之大祝職又大故與天裁通言之更如何率合為一乎都宗人並言有寇戎之事及

有大故則因寇戎而致喪敗之大故又非但有寇戎而即為大故也舊不明此而各職之義胥失矣故今備考而正之

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彌猶徧也徧祠社稷及諸所禱祠也小祝有寇

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寇戎之事與大故相因保郊祀社猶都宗人保壤令禱也但事有重輕故禮有大小

耳都宗人有寇戎之事保群神之境國有大故令禱祠既祭反

命于國反命于國者家與國一體也家宗人國有大故令禱祀反命都家一也衍縮

文但視大祝之祀禮則不徧耳

凡國故祭禮國故自大及小雜出不倫未易卒舉也凡禮文未見當以義起之下凡災異未見者放此

日食禱禮此以下凡天地人災異之屬多有祭禮其禮皆闕將所未見者補記于左學者互觀之可也

左傳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名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禮也注曰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于社故請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也伐鼓于社責群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

鼓于朝以自責也疏曰月建子為一陽之始月建巳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故夏四月為正陽之月月建午為一陰之始月

建亥六陰並盛是為純坤之卦故夏十月為正陰之月正陽之月日食當川幣于社故祝史依禮請用之也平子禦

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

也其餘則否注曰禦止也疏總見下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

辰有災于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遷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也注曰周六月于夏為四月正陽用事謂之正月而陰巳侵陽其災重故有伐鼓

用幣之禮季平子以六月為非正月故太史告以在此月也分春分至夏至三辰日月星也降物謂素服遷移時謂避正寢過

其時也用辭亦以自責也疏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祭土而主陰氣也則是社為羣陰所聚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

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則是社為上公之神天子之尊無所不責故責羣陰諸侯非天子比故惟自責而請上公也平子語雖得禮而以正月為歲首之月故云其餘則否大史辨之因引夏書以證也樂謂樂人即瞽矇也奏進也書傳樂官進鼓是也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平子弗從太史退曰亦如之則日食王親鼓而官司擊其餘也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疏曰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尊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不以

君事其君也愚按日食莊公二十五年六月及文公十五年六月及此年六月凡有三傳文公十五年六月傳與此相發已錄弔禮莊公二十五年六月傳異義

星變禱禮

見上

記左傳昭公十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麟龜言于子

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我用瓚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注曰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而光芒東及

正之冬以十月為初故以夏正之八月解之也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大辰是房心尾諸星在角星之北八月之昏角星與日俱沒大辰見于西方其時天漢在箕斗間辰見其西今孛星又出于大辰西而其星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周禮典瑞裸圭有瓚鄭司農云于圭頭為器挹鬯以裸國語謂之瓚瓚考工記玉人裸圭尺有二尺有瓚以祀廟鄭玄云瓚如槃用圭為柄有流前注鄭元詩箋云瓚狀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其祭裸之器也神籠欲用三物以禳火子產以天災非禳所息故不與也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東風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比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火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子其處作庫疏曰融風是東北風自丙子至壬午風不迴而益盛傳主言魯國之風四國亦當然大庭氏古帝國名舊說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號大庭氏鄭玄謂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古之大庭其虛在魯城外魯于其處作庫而其地高

顯故梓慎登以望之梓慎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
乃難云宋衛陳鄭去魯遠登尚見火豈實事乎說亦妄矣

竈曰不用吾言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遂不與亦不復火注曰傳言天道難明雖神竈猶不足以盡知

之愚按非所及也二句連文承天道而言言

天道遠非見所及其何前知竈亦幸而聽其竈言天道取乎數

僞言人道定以理理固本數則末也然竈本而忘本則非由本

以推末則善矣故曰聖二十六年十二月齊有彗星齊侯使禳

人之道合內外兼本末之彗當齊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若無穢德又何禳焉德之穢禳之何損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昭事不可不以之

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

損減也聿惟回邪也詩大雅大明之篇及逸詩公說乃止按以

也卒盡也言我無監于前乎其亡皆以亂也盡廢其禮亦見本重而末其輕也

山崩禱禮

川竭禱禮上日星之屬為天之變異此山川之屬為地之

變異其禮並闕記見禮學禮者亦當互觀之凡天地變異祭禮說見凡國

故祭禮

記周禮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大裁不言事凡

也小祝但言天國有禍裁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儀之時大祝天

裁亦約詞耳裁彌祀社稷禱祠義見前記師巫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造巫恒未詳杜氏云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注云巫恒謂世業之巫造之當案視所為也

女巫凡邦之

大哉歌哭而請

歌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曰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旱災禱禮

已上天地日星山川之屬皆變異之禮以下旱潦水火之屬乃災傷之禮但異無害曰變異有害則

日災傷禮亦皆闕記多見弔禮今錄經傳言祭水旱者于左餘以類推之

記周禮司巫若國有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雩旱祭也王于上帝侯于上公帥謂帥女

巫以下魯僖欲焚巫

庭以其不得雨也

女巫旱暵則舞雩使女巫崇陰也舞師教皇舞而

舞旱暵之事

皇舞五采羽為之

考詩雲漢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

也昭光回轉也薦重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攬亂之志側身修行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述王瞻雲漢而冀望于天之詞如此也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宮祭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

瘞其物也宗尊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克能臨享也苟不享祭則不能救旱分言之者互文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害下土寧害我身也此又述其悵訝于天之詞如此也

水災禱禮

說見

記左傳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凡天災

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雩不鼓

雩謂日月食也

火災禱禮

說見旱災禱禮其星變火將作禱竈請禱已見星變條亦互觀可也

凡天地災傷禱禮

說亦見凡國故祭禮

夢兆祭禮

此因夢祭禱之禮禮闕姑記畧于左若周禮占夢季冬舍萌贈夢則群小祀以時舉與此異耳

記家語孔子厄于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令

仲由及顏回炊之子召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佑我哉

子進飯吾將薦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存之則不潔棄之則

可惜回卽食之不可薦也埃墨謂黑塵也國語嬖姬以君命命申生曰

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申生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嬖姬晉獻公嬖

妾齊姜申生母也絳晉都福胙肉獻公命世子守曲沃故命之

祭也按二條一則仲由疑回之變節竊飯而子因命之進飯

祭先以驗之一則獻公縱姬之專寵奪嫡而姬因俟其歸昨置

毒以陷之其祭皆有為為之也然卽此而凡因夢以致祭者固

可見于自彼亦疾病禱禮之禮亦

記士喪記乃行禱于五祀見養疾禮

考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

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謂禱于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

也上謂天下謂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

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于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于子路不直拒

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

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爲厲曰祟命祀謂王命侯國所當祀

也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江漢睢漳四水皆楚界傳言昭王之知禮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

公孫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

敢問何神也

駱他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

于商丘王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

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震夢帝曰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

則實沈參神也

闕于葛反參所林反○高辛氏帝嚳也曠林地

也商丘宋地湯之先相土封商丘因闕伯故國祀辰星殷本紀

稱相土為契孫傳稱闕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是也辰即

大火星大夏今晉陽縣唐人若劉累之屬但未詳其嫡派所在

按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劉炫云累事孔甲遷于魯縣

今此居于大夏唐人是因服事夏商終商不滅蓋非累之子孫

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故取唐君之

名以為名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大叔成王之母弟叔虞也

震本作妊說文云娠者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懷胎為震取動

義今字從女耳夢母夢也晉世家云初武王與叔虞母會夢天

謂曰余命女生子名虞蓋謂武王夢也按此云邑姜方震而夢

蓋是邑姜夢矣薄姬夢龍據其心燕姑夢蘭為已子殆其類也

唐又云晉者按史記叔虞封唐

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為晉侯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

-11 160 43 870" data-label="Text">

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

-44 160 76 870" data-label="Text">

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77 160 109 870" data-label="Text">

金天氏帝少皞也遠孫曰裔玄冥水官師

-110 160 142 870" data-label="Text">

為之長也傳云少皞氏有四叔修及熙為

-143 160 175 870" data-label="Text">

玄冥昧當是其後業者纂昧之業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各釋例

-176 160 208 870" data-label="Text">

云汾水出大原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洮水闕大原即晉

-209 160 241 870" data-label="Text">

陽帝謂顓頊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樹水旱癘疫之

-242 160 274 870" data-label="Text">

四國臺駘之後

-275 160 307 870" data-label="Text">

災于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禳

-308 160 340 870" data-label="Text">-341 160 373 870" data-label="Text">-374 160 406 870" data-label="Text">-407 160 439 870" data-label="Text">-440 160 472 870" data-label="Text">-473 160 505 870" data-label="Text">-506 160 538 870" data-label="Text">-539 160 571 870" data-label="Text">-572 160 604 870" data-label="Text">-605 160 637 870" data-label="Text">-638 160 670 870" data-label="Text">-671 160 703 870" data-label="Text">-704 160 736 870" data-label="Text">-737 160 769 870" data-label="Text">-770 160 802 870" data-label="Text">-803 160 835 870" data-label="Text">-836 160 868 870" data-label="Text">-869 160 901 870" data-label="Text">-902 160 934 870" data-label="Text">-935 160 967 870" data-label="Text">-968 160 1000 870" data-label="Text">

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

焉祭音詠○祭祈禱之小祭也水旱癘疫在地之災故祭山川之神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故祭日月星辰之神此因其所在

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

祭五日攻六曰說鄭眾云祭者日月星辰山川之祭名又何為

焉者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也家語孔子云飲食不時逸勞過

度者疾共殺之出入即逸勞也按全文此下言朝以聽政書以

訪問即是出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即是入其言所以致疾者切

矣詳見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注曰

左傳殷天子之樂各饒讓也疏曰商初大旱湯禱于桑林之社而雨

大至遂以桑林各其樂皇甫謐以桑林為大澗別名無文可考

未知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

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宋以王者後魯以周公大勳故皆用天

公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疏曰按明堂位季夏六

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初不言音節漢知四代之樂者

以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明堂位亦云凡四代之服器魯皆用

之故也禘是禮之大而賓得同禘者按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

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

祀是大饗但不入牲不奏昭夏其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肆

夏也又禮記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兩君相

見樂亦如之是祭與賓用樂同也但賓禮輕于禘魯享賓

同禘其失已久遂以為請而荀偃士句謬以詣君則甚矣舞師

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上桑

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閒師樂師也題識也旌夏大旌也

行列也著雍晉地也旌夏非常禮晉侯卒見驚懼雖勉終享禮

而歸遂得疾也見謂崇見于上兆以用也言我辭而彼用之耳

有罪當加罪于宋也間疾差也此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疢期

傳言荀罃之知禮而二子為妄也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疢期

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疏曰疥字當作疥二日一發瘳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也疢瘳瘳也齊侯初二日一發

瘧後遂頻日發故曰疥遂疢以此期年不差故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字作疥說文云疥搔也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疢乎徐仙民作疥先儒舊說皆為疥今定本亦作疥誤也愚按方書云瘧有一日二日至十日瘧二日瘧曰瘧多日瘧曰疢其說較明

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嚚固史祝名欲殺之以辭謝問疾之賓也服虔謂請誅祝史之嚚固固陋者非

按莊二十二年神降于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彼祝宗史並官名應區嚚並人名則此亦人名也公說告晏

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爲者矣也 屈建即楚子木范會即晉士會會祭祀謂國

于鬼神康王楚王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

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

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外內不廢

言官府理上下無怨言臣民和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

欲饜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

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

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

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輸之言墮猶毀也據

奪聚積也違悖也還猶顧也悛改也蓋掩數稱也昏迷孤苦也僭不信也嫚欺也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

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

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

若欲誅于祝史則修德而後可

崔音丸蜃市軫反○不可為言非誅祝史所能治也衡鹿舟鮫

虞侯祈望皆官名周禮司徒之屬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鮫大魚名澤中故以舟鮫為名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虞度也候望也故以虞候為名海是水之大神有所祈則望祭之因以

言遠郊之人無役而入從近輔之闕無稅而暴征也強易猶言橫取布常布政也藝制也僭令詐為教令也養之言長猶遂也

言私有所欲遂其不求凡有不足皆勒民應之也聊攝齊西界地今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水今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斂已責十

二月齊侯田于沛

責債同已除也五者皆修德之實沛澤名疾愈行獵應天以實不以文之驗亦可見矣

喪葬祭禮

按士喪惟一切奠死與奠祖諸儀見于經其因喪若葬而祭禱于群神者則但載其禮而其儀蓋不可考矣今姑標記于左并採周禮以補未備惟達禮者詳之

記周禮甸師大喪代王受裁青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

以下義詳王喪

小祝大喪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見上小宗伯大喪甫窆遂祭之

家人為之尸祭墓則為位家人為之尸

見上

凡事物變異禱禮

按事物變異難以臚列而其因有禱祀之禮者蓋亦多不可考矣今姑記其一二雜

見于傳記者于左
學者當以類推之

〔記〕國語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于王庭而言曰余

褒之二神也夏后卜殺之與夫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

之吉褒人謂褒君伺一作同止告也龍沫曰瘞精氣之所吐也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止而

瘞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布陳也幣玉帛也策告者陳其玉帛以書告請其瘞也櫝櫃也傳郊傳祭于郊也

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

乎惠王十五年為魯莊公二十二年降下也自上而下對曰有有象以接神也莘號地內史過周大夫各國猶嘗也

之國之將帥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

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

德而勻布福焉國之將帥其君貪冒辟邪而失荒怠亂歲旱

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

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

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衷中惠順也昭宣也同猶合也聽順也肩墨同猶貪也腥臊臭惡也登升也傳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矯誣誣罔也蠲潔也遠志欲叛也懷歸也苛煩也慝惡也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遂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山其亡

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郟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祝融回祿皆火神崇山山各近陽城聆遂地各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禱杙惡獸各一

謂繇也大邳山在河東夷羊神獸牧謂郟京杜國伯嚭附唐氏之後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鄙謂郟京杜國伯嚭附唐氏之後也

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脊而死志記也謂記

錄在籍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

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

不遠遷徙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昭王周康王之子瑕也房國名爽差也丹朱帝堯之子馮依儀匹也詩云實惟我儀言房后德不貞壹而有丹朱之神乃依其身匹偶之也王曰誰受對曰在

號工王曰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

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工未詳或曰工猶主也言神在號號其受之也逢逆也貪猶求也王

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

往獻焉無有所也太宰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大祝掌祈福祥太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

故帥以往所求也勿有求請禮之而已續通解曰按左氏傳對曰以其物享之共至之日亦其物也彼注云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倉服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

青以此類祭之也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虎虎公亦史祝史請事焉內史過歸告正

曰號不禋于神而求福其亡矣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使從之

祝史謂號之祝應史器請事求福也精意以享曰禋○按左氏多失之誣况褒化若莘降又其甚焉者乎然馮降雖近幻而所稱國之興亡由政之馨穢神之往來由德之邪正此乃正心修身以齊均乎家國天下之實理龍滌既藏其後糜弧箕服之譎興而傳烽遷國之釁作學者鑒此亦可以知禎祥妖孽福禍將至之本矣

凡享祀祭祭先燧禮也祭亦事也故皆為因事之祭矣按周禮及禮記先燧先炊不同然皆為火以祭恐亦一時而遞祭之今不敢率分為二禮謹並標如右而記考其文于左禮文既闕學者更詳之可也

記周禮凡祭祀則祭燿燿音貫○注曰祭燿者報其為明之功也禮如祭饗疏曰祭饗祭老婦也此祭燿則祭先出火之人也

考禮記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燿柴于奧文仲魯公子張之曾孫臧孫辰

也與當為爨或作竈疏曰禮祭祀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于人故祭報之夏父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不諫止之故云安知禮也云與當為爨者夏祭竈神于與以老婦配之其禮大廟祭畢但祭老婦于爨其禮小按中霤禮祭竈先薦于與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畧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按特牲禮宗廟祭祀尸卒食而祭老婦于饔爨注云宗婦祭饔爨享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是其事小此下云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故知與當為爨也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故知爨器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而燔柴失之也

鄉射祭侯禮

大射祭侯禮

以上並見鄉射大射禮今更採周禮及考工記補記如左學者互參之可也

記周禮射人王大射祭侯則為位為其位次也考工記梓人祭侯之禮以酉脯臨約詞也蓋亦其辭曰作若寧侯毋或若

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

若猶如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為神者也交猶爾也不屬謂不朝會也寧

侯有功不寧侯有罪舉功以勸又舉罪以警也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強其文反○詒

遺也曾孫諸侯注謂其後世為諸侯者其詞當亦為王大射之祭詞而餘皆不可考矣

類祭之事五之五

按下列諸爨禮續通解皆列于因事之祭今考致幣禮玉凡一切獻贈之屬皆得名為

祭者散文通也若諸爨禮類于祭而不得以祭名者其途判也通按爨之為義凡有三凡爨廟壇庫廡之屬當是祓除不祥之義而爨鼓鐘兵器之屬則是彌縫罅隙使完固之義至若爨主及龜筮寶器之屬則又取其澤護養精靈之義耳是皆與祭不相干但迹微相類而已故今別而列之

士爨宗廟禮

見下

大夫爨宗廟禮

見下

諸侯爨宗廟禮此及後遷廟禮乃喪畢將奉新主遷廟既成廟而爨之因以遷之之禮也自王達于士皆

有其禮。今皆闕矣。獨諸侯。舉廟遷廟禮。今並見大戴禮。而此舉廟禮。并見小戴雜記。今按當升為經。○按舉廟。穀梁傳作壞廟。蓋取舊廟易檐改塗而舉以新之也。但新廟遷主。合在終喪而殺梁氏。乃謂于練者。蓋疑耐時。即遷廟。而又以殷練而耐。孔子善之。故臆言之。而不自知其失。與夫周卒哭而耐。殷練而耐。則異。而其耐後。主復歸寢。至服除。乃遷主于新廟。則同。所以然者。未葬。居倚廬。寢苦枕塊。既虞。剪屏。柱楣。皆有席。既練。舍外寢。既祥。黜聖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一切服食。皆以漸而差。則以主在殯宮。不忍遽遷。棄故也。若未終喪。新廟遷主。則一切喪禮。皆虛矣。卒哭行之。固非。即練。亦何善乎。夫所以未遷廟。先耐者。亦朝祖之義。且示漸去殯。而廟去。凶而吉。而不敢驟焉。故也。孔子善殷之意。亦以此。而傳者。顧輕為之說。以失先聖人之意也。可乎哉。

成廟。舉之以羊。

廟新成而舉者尊而神之也。猶祭器名者成則舉之以殽也。

君立服立于寢門

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立服。宗人曰。請令以饗某。厲君曰。諾。

遂入。雍人式。羊乃下。雞饗同。○入者入寢庭以待。入門。門內北

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東上

宰夫為攝主也。以雞記參之可見。

右饗正廟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門及郊室亦廟也。別以雞者。大小各有差。

禮必稱也。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郊室謂門郊之室。或曰東西廂也。亦北面。未詳。舊謂

饗東廂。廂之室猶北面者。統于廟也。今按雜記云。門郊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郊室。其餌皆于屋下。門當門。郊室中室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據此。則饗門文雖異。而義亦同。至饗郊室云。室則向室而立。則其所云有司亦北面者。殆就其室中之北面言之。與若訓云。饗東西廂之室。猶北面者。統于廟也。則是割雞于東西之夾室。而有司乃北面正廟而立。與雜記向室而立者。全違矣。割雞不言。餌文畧也。

右饗門郊室

既事宗人告事畢此事畢告攝主也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

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此乃告事畢于君也宗人請就宴君指之乃退宴息也

右事畢

王釁宗廟禮見上

凡釁五祀禮按五祀據月令戶竈中霤門行五者亦宮室也而據左傳則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五官而為壇

壇矣然其當釁則同自王下達蓋各有禮不可考今將周禮約記于後

凡釁內外壇按主侯大夫士凡宗廟皆以享人鬼也其禮雖闕今猶有諸侯禮可考若壇壇則

內而去廟為壇去壇為壇及外而天地社稷日月星辰山川澤四方百物之屬凡其所為享人鬼祀天神祭地示者指

不勝屈而其釁禮今蓋皆闕不可考矣顧其稍見于經者惟社稷五祀之屬今姑採記于左學者亦以釁廟禮推考禮意而因例其餘可也或曰同禮不見釁天地以下壇兆之文而

禘乃後鄭破文牽訓未可盡信也其說近是姑存之

記周禮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珥而志反祈音機○注曰

頭祭也玄謂珥讀為珥祈或為剗剗者釁禮也毛牲曰剗羽牲曰剗社稷剗五祀謂始成宮兆時也秋官士師職凡剗珥

則奉犬牲此剗正字與疏曰先鄭云珥以牲頭祭者以漢時祈禱有牲頭祭也後鄭不從者按雜記釁廟之禮門夾室用雞

其珥皆于屋下珥既為釁禮此剗與珥連文則剗亦是釁禮何得為牲頭祭乎謂珥讀為剗祈或為剗者以釁法無取于玉珥

及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剗珥為正也云毛牲曰剗羽牲曰剗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剗者散文通也知剗珥

是始成其宮兆時者比物須釁者皆始成之時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云秋官士師職剗珥為剗正字者剗從刀珥從血

于義合也愚按注疏其辯但考羊人職云凡祈珥其其羊牲又云凡沈辜侯釁釁積其其羊牲祈珥與釁積各為一義則改珥

為珥而亦以為釁其于下文釁積之字復疊難通豈祈珥指壇定庶禮典大司馬大師帥執事蒞釁主注曰大師王出征伐也

及社主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

左傳君以軍行祓社祝奉以從

社殺牲以血塗之謂之釁主

注曰師出先祓禱于社謂之釁

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之

○羊人凡祈珥釁積其其羊牲積

鄭讀為漬謂取血塗器而漬之也後鄭讀為禋積之積謂積柴

實牲而燎之也二說未詳孰是疑先鄭讀為漬者近之若後鄭

禋積之義則掌牲諸職何皆不言而獨羊人職言之乎或曰上

文賓客共其法羊謂饗食之羊此謂積問之羊牛人職共其半

禮積膳之士師凡釁珥共大牲

注曰珥讀為珥釁皆釁禮也大人凡幾珥沈

牛是也

宰用駝駝亡江反○注曰鄭司農云幾讀為股爾雅祭山曰股

宰祭四方百物駝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為釁珥當為釁釁

皆釁禮也疏曰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凡壇廟新成者皆釁之

也沈謂浮沈牲體以祭宰謂醢醢牲體以祭駝謂雜色牲牧人

云毀事用駝是也用純為正用駝亦可故云可也先鄭引爾雅

讀幾為股後鄭不從其引大宗伯證沈宰則于雞人凡釁其其

義是也注讀幾為釁從士師讀珥為釁從雜記雞人凡釁其其

雜記注曰釁謂釁廟之屬也釁廟以羊門夾室皆以雞疏曰云

又○小祝大師掌釁祈祝號

釁通謂釁主及軍器之屬以大

而言舊謂釁止為釁鼓祝號止為祈之祝號者非

○白羊人以下五職多上下通用餘義見羊人

凡釁庫廡禮

宗廟為先廡庫次之故釁之也

記周禮圉師春除蓐釁廡

注曰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

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藏才浪反○注曰訟訟約也若宋

也珥讀為珥謂殺雞取血釁其戶疏曰訟謂爭約劑不決者珥

而辟藏者先以血塗戶乃開闢其戶以出約劑之書勸之也先

鄭以有訟為爭訟刑書及以珥為祭後鄭皆不從者司約惟約

劑之書且珥亦與祭有別也按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薛宰曰宋

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為踐土之

盟口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

踐土固然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志

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之法故引之為

證雜記云割雞當門其血皆于屋下故知用雞也

凡釁器物禮釁者即所謂其名者成而釁之之意也禮闕今採傳記各條如左

記周禮小子釁邦器及軍器注曰邦器謂禮樂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此等所大司馬大師帥執事泣釁軍器見左傳君以軍

之以豶豚疏曰軍器別言即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禮器即射若投壺之屬樂器即鐘鼓之屬祭器即籩豆俎簋尊彝之屬引

雜記證此等所**行祓社釁鼓**祓社因釁鼓也餘見上**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

後釋菜疏曰始立學者謂天子命諸侯始立學也禮樂之器新成釁既畢乃用幣釋菜先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

將用**周禮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曰上春孟春也疏曰

鎮寶器皆謂珍寶也未琢為**龜人上春釁龜**見月令孟冬命太

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注曰黃耆也占兆者龜之繇文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

其歲首使太史釁龜筮與周禮異矣卦吉凶謂易也疏曰既云

龜筮而審吉凶也舊乃謂非但釁龜筮又釁此占兆之繇文蓋疎矣**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

釁之以豶豚名者謂尊重之器豶牲也

凡祓除釁浴禮此蓋王侯達于大夫士之通禮今闕亦不可考矣如採記周禮如左

記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曰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釁浴者以香草薰浴也愚

按祓除釁浴而掌以女巫者蓋尋常宮寢祓浴之禮而如注所稱上巳修禊殆非周禮之所指也然書傳罔載有曲水流觴以

為周文公之勝事者豈其時亦實有此舉而禮文所載不備與學者詳之

因祭之事五之六上云類祭之事者與祭而為類此云因祭之事者因祭而有所也

士遷廟禮以下說並見前釁廟禮

大夫遷廟禮

諸侯遷廟禮

儀禮

卷二十一

三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齊齋同從去聲○成

廣謂新廟成也壞舊廟易檐改塗而新之則成矣遷廟之禮有三

諸侯五廟太祖廟居中其兩旁高祖廟與祖廟為一列曾祖廟與

禘廟為一列嗣君將以亡考入廟則禘廟曾祖廟皆不遷但易禘

而稱為祖易曾祖而稱為高耳其高廟主則遷于禘廟而稱禘祖

廟主則又遷于高廟而稱曾然後亡考主自

殯宮遷于祖廟而稱禘也三日齊慎之也徙之日從者皆玄服

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玄服

服也周禮司服職掌王冕服六首裘冕服次衮冕服次鷩冕服次

毳冕服次絺冕服次玄冕服六冕服之下則爵弁服也公之服白

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士之服為爵弁服從者皆玄

自絺冕而下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為爵弁服從者皆玄

服大夫也士服亦玄衣但不冕耳命太命婦助祭于公皆服其上

服自祭于家皆降一等雖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

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纁笄宵衣立于房

中是也廣殯宮也各舊廟當遷者禮亦如之群臣如朝位謂列廟

門外如朝門外之位有司凡有事者如

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奉上聲○請升但稱有司者不敢斥

在戶牖間南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

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言嗣以著代也興祝曰請導君降

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但稱奉衣服者不忍斥言主也

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云掌先王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

先公之廟祝其遺衣服藏焉是也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辟避

出廟門奉衣服者

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步行也皆就車凡出入門及大

溝渠祝下擯擯猶導也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尊于西序下脯醢

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凡祭在

奧中在堂則筵序下皆尊于東方今布牖間祝導奉衣服者乃入

南向之席則尊于西因其便也房西房也

君從奉衣服降堂君及在位者皆避入廟君不同奉衣服者入門

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門左門西也君從升奠衣服

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升奠奉者奠也贊者盥升適房薦

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前言筵此言几席席几統于筵互文也君及祝再拜興

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

于新廟敢告再拜已徙而入矣言可以徙者告以可徙而徙慎之至也君就東廂西面祝就

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東西廂侯事也祝就西因便也走辟疾趨而避也如食間

也言侯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

在位者皆反位反位反北向之位也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

也君及祝再拜享猶言尚饗詩云潔君反位祝徹反位反位君反東

也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燕息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

皆出事畢乃擇日而祭焉事謂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屬祭以安神也

王遷廟禮說亦見

凡遷壇墠禮此自王以下壇墠所祀之神既易而遷之之禮也禮闕多不可考今記考二條而附論于左

記孟子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盛音成○注曰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墠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也

考左傳晉蔡墨曰稷田正也烈山氏之子曰柱自夏以來祀之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孫奭曰湯以七年之旱故變置社稷也萬氏質疑曰以棄易柱千古

僅見况棄為周祖又誰敢易故知孟子不據此也若如趙注毀

壇之說則歷稽經傳書水旱者多矣亦不聞有毀更社稷之壇

後世遷廟

墮者或者水旱之方變其常祭以示減殺如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及穀梁所謂大禘有禱無祀之意耳愚按范氏之意良善但易主及改壇均不失變置之意若但減殺其祭即不得云變置矣趙注不釋為易主而釋為改壇蓋亦折衷之論而朱注所以仍之與

諸侯耕籍禮籍謂籍田也王侯皆親耕以供奉宗廟之典籍故各也今諸侯耕籍之禮闕始採記孟子于左

以存其意云

記孟子諸侯耕助以供粢盛耕助諸侯耕而庶人助終也祭義諸侯為籍百

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酒酪粢盛先古謂先

祖也與王籍于畝冕朱紘異也

王耕籍禮王耕籍之禮亦闕今始採國語以存經之綫而錄記其餘于後學者更參之可也

王耕籍禮之禮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具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青穀乃不殖國語本文無耕籍之禮四

覲土陽瘴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等文謂立春之晨房星中為農事之祥而其月日月皆至于營室也○時注謂立春之時稷謂后稷之官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烝升也膏潤澤之意震亦動也渝變也言陽氣升土膏發當即變動其氣不然則脈結氣傷穀乃不生殖也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

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被監農不易易去聲○史太史陽官謂春官我司事稷自謂也祗

敬被戒也監猶師也不易言難也書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也俱動以上稷述史告已之詞王其以下稷自告王之詞王乃

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百吏百官也庶民謂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掌土之官農大夫田峻也農用謂田器

右告戒

先期五日王立端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國語本文先期作先時又五日之下

有瞽告有協風至句按如本文固謂先立春五日齋而立春耕籍也今據月令擇期耕籍定之說詳篇末○期謂所擇之期也卽就也其齋亦謂齋室也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濯漑也饗飲也及期王冕而

朱紘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官吏民畢從鬱鬱金香

草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共王之齋鬯犧人司尊奠也掌共其酌與其用灌鬯飲醴皆以自芳潔也

右齋潔

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監察也膳夫掌王之

饋食與其賓祭之禮農正主陳籍禮而祭神以爲農祈也贊導也主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

畝墾鉢伐二音○一墾注謂耜也班次也其次司徒省民

大師監之后稷省功太史監之省民使之集省功使之勤也大師大史監之者監民主和監功主嚴

也

右耕墾

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及諸侯大夫皆御焉命之曰勞酒勞去聲

見下

右燕勞

記月令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之言善謂上辛日之善者郊祭天配以后稷而祈

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

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辰謂郊後之善日稱辰變文

也保鄭讀作禩猶衣也陸讀如字猶護也介甲也君車必以勇士保王衣甲居右而參乘故名參保介也措置也之簡及也王居左御居中參保介居右而耕器則避君而置于參及御之間親載以敬帝而避置其間又以敬君也御侍也耕籍皆有大夫

而推數無大夫者從卿也獨士皆不與者卿故也○按月令與國語所載耕籍之禮凡衍縮文自可參互以考其互異難合者國語以立春在郊前月令則擇日在郊後國語王耕一撥班三之注謂其次自一而三而九而二十有七而月令則又謂王三推公五卿諸侯九也今考左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據此則從月令為得之其國語班三之乃所謂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似視月令為勝或曰一撥即三推月令當公五推卿諸侯七推大夫九推為三班而文脫也

祭義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

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與諸侯百畝及青紘異也周禮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穠稯之種而獻之于王穠稯音童

六○上春謂建寅之月生種謂漬種也

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餘如王耕籍之禮

諸侯夫人躬桑禮

王后躬桑禮后夫人躬桑以為祭服猶王侯耕籍以為祭粢也禮亦闕今參周禮祭義文升為經

王后躬桑之禮于國之北郊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中春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

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

公桑風戾以食之昕音欣○公桑公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宮宮近川者以浴蠶也牆置棘者為遮列也外閉者戶

扇在外閉向內也大昕謂季春之朔冠皮弁裳素積敬之也按周禮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但言夫人世婦不言后及九嬪及御妻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禮教與事法分掌故夫人奉后令率世婦以教九御也戾至也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蠶惡濕葉乾乃食方氏謂風至則乾也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

繭以示于王遂以獻繭于后后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

之因少牢而禮之禕翟同○單盡也方氏謂去歲蠶成迄今期歲矣故云歲單也副首飾禕禕衣也以受而禮之

也亦敬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

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王服以祀先王先公及

其上下神示后夫人佐內祀服亦如之良吉也三盆手者置繭盆

振出其緒也按祭義躬桑言夫人不言后祭服不言事神示亦不言后夫人服今以禮補之

諸侯夫人率其婦官躬桑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搯狄若屬狄以

受之服既成君夫人以祀其社稷先公餘如王后躬桑之禮祭義並言

天子諸侯之禮是也

記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

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正歲均其稍

食施其功事施者與典婦功施之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受

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嬪婦謂國中嬪婦內人謂王宮內人齋資也一云物也凡授嬪

婦功及秋獻功凡授嬪婦功秋獻之若授內人功則內宰職歲終受其獻所謂丞而獻功也

諸侯養牲禮見下

王養牲禮王侯養牲禮不可考今參祭義及周禮補于左

凡王享祀祭之屬牧人掌牧六牲阜蕃其物牛人掌養公牛以待

國之政令此首言凡養祭牲也及歲時齋戒沐浴朝之犧牲于是取之王名

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此次言卜牲繫養也如祀帝命充

人繫于牢芻之三月王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巡牲享先王亦如之

此特言繫養帝牲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此泛言繫養凡牲也散祭祀謂祀帝享先

王以下

諸侯享其先公及外祭社稷以下猶王繫養散祭祀之牲也其餘
牧養視上並如王養牲之禮

儀禮經傳內編卷二十三 五禮後附

姜兆錫註疏參義

右篇二十有二卷謹按大宗伯吉商賓軍嘉五禮類推其例凡
正補禮儀非記所殘闕者已約見于篇其五禮支分漏畧應多
未及詳也又如出妻禮以下至世子禮若干篇已始附昏禮釁
廟遷廟以下至養牲禮若干篇亦已始附吉禮乃若入小學大
學等禮實德行道藝之源流凡聖功王道之所從出者今王制
弟子職之屬尙畧可想見而禮初無可附又若王侯顧命禮始
附喪禮王侯以下凡受爵祭禮亦附見吉禮而所記王侯嗣位
之大禮其殘文亦并無可附記矣今總約附如左學者詳之

庶民入小學禮

國子入小學禮此古者上自王公下建士庶之子八歲入小學之禮也禮闕今參周禮大傳始備其畧而

總記其詳節于後云

小學之禮司徒頒教法于鄉吏令凡民之子弟歲事已畢皆入學

于閭塾歲事已畢大傳所謂耨耨已藏新穀已入也鄉老以鄉三物教之大夫為父師

士為少師平明上老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諸子畢出朝食然

後皆歸上老即父師庶老即少師或曰父師少師皆上老庶老則庶人之老也鄉老後歸約之也夕亦如之夕

如朝如朝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注曰傳教也立春學止愚按此庶人之子三之日于

招故也舊或釋為卿大夫士之餘于者非以鄉吏以其時讀法而

稽之凡中年考校與其升秀以至大比興賢能皆如之皆如其稽考也詳後

王侯及卿大夫士之子學于君虎門之左與國之虞庠虎門之左

保氏師氏以六藝六儀及三德三行教之虞庠帥教亦畧如之虞庠

在國之西郊周小學也虎門王之路寢門左為小學見周禮師氏國子亦有二學者猶庶民家塾與黨序與州序之意也○柯氏曰

周制大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亦曰成均其師即大司樂而其學者則天子之元子眾子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與凡民所

升之俊秀也乃王宮又自有國子之學保氏藝儀為小學師氏德行為大學復以時蒞辟雍而與國人齒焉則其于國子責之深養

之至矣愚按柯說得之但其以德行道藝分大小學則論雖善而未盡也今以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及問晉黨正州長鄉大夫之所

書者考之蓋三德固為大學六儀及六藝之射御書數固為小學而教實相參况三行與禮樂又道微上下而大小學所兼也然則

其所分大小學者蓋亦立制之大凡如此而未可截然畫為二途與論保氏師氏者當以此參之凡坐教與其考

校升秀畧如閭塾之儀

入大學禮此天子之元子眾子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凡民所升之俊秀十有五年入大學之禮也禮闕其

升入之次畧見下簡升禮而亦總記其詳節于後○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注侯卿大夫士之國子下逮庶民之

子之達禮。子朱子折衷漢志而序于大學者。蓋有定論矣。尚書大傳乃率謂公卿大夫士之衆子與凡民之子皆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適子則又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也。何哉。公卿之子以下。自八歲入學。以後。遞至四十日強而仕。在學積有年所。而學記則云。九年謂之大成。周禮又云。三年則大比。與賢能者。蓋不賢且能者。屏之。其賢能者。九年固大成矣。雖遲速或不同時。而大綱如此。其後則優游而養之耳。若三年則大比者。乃國家與賢能之期。非謂學士出學之期也。舊說或未明此。論者每致糾紛。故因論入學年歲而附質之如此。

弟子職 按弟子在學。凡自灑掃應對進退。以及敬業樂群親。似箴銘。本與儀禮無涉。因其文儀節亦自見于言中。始記于經。學者亦得其意可也。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則法也。溫恭以儀言。自虛以心言。受對施而言。

也。極盡也。必自虛然後能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有容而極盡其所受也。

居有常。必就有德。行去聲。○虛僞也。對二句以持已言。下二句以接物言也。顏色整齊。中心必

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式法也。衣帶必飭。則無不飭矣。此備言其內外大小也。朝益暮習。小

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益請益也。

右學則 凡五節首節總言教學之則。以起之。次三節言其條目。而未節總結之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音債。盥音管。○埽席前日拚。盥潔手。漱滌口。

也。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其供同。席叶祥。龠反。○上自盥。此供盥于

師也。汎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矣。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

毋怍。客叶音恪。鄉向同。○怍變也。

右蚤作 凡三節。歷言少者事師之儀。而長者亦具其中矣。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上聲。否叶音鄙。○謂其次先從長者教之。至

所教一周之外隨請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

隨授不必以次也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已止也興猶興行之興始誦而作以敬事

也凡言行皆以中爲紀而古之興行者必從此後至就席狹坐則

起狹猶近也又言見後至者惟近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

應且遂行讓叶平聲行叶音杭○駿作迅起也無讓者趨進受命

所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命先生之命也業即所受業也

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捧手敬也承復業而言

則起及食時則起皆禮之中也

右受業凡六節通言弟子受業之儀也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通解曰饌饋謂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箸錯

食陳膳毋悖錯七故反○饋猶陳也設也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羹哉

中別哉音恣○哉肉也先菜後肉食之次也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

漿右漿舊誤作醬通解定作漿○通解曰哉在前者遠哉近漿食

食哉而辨殺皆畢又用酒以酌用漿以漱故先言哉而食終乃言

酒漿也鄭注二禮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置醬錯食則醬不應

復在哉外今本誤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不叶韻未詳按此上食鱉別

與叶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嗛之視還旋同嗛

通解曰二斗者三飯食必二毀斗也挾猶箸同嗛以齒周則有始

也七所以載鼎寶也再益曰貳食盡曰嗛柄尺不跪是謂貳紀通解曰齒次也視有盡者則益之如菜肉同

立而進之也貳紀謂再益之式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通解

謂漿飲也食畢乃進漿飲以漱口日拚潔席前而斂板上所祭也

○按本篇韻不拘節節亦不拘韻故有數韻爲節單句無韻而韻

弟子職

三

在隔節透叶相足者三百篇亦多有之如此章上節立承食
盤別韻本節食徹承立韻祭承始紀韻尤可見學者詳之

右饌饋

凡八節特言弟子為師饌饋進徹之儀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要平聲盡儘同○要請也盡席恐汚席也所謂

食坐盡

飯必捧擘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耳

前也

擊音覽隱去聲飽叶補苟反咄音二○飯必捧擘以手羹不

覆手以手則以挾也據膝蓋跪容隱肘則太伏矣咄謂口也覆手

循之以拭

振衽埽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饋如

其不潔也

鄉向同○振而掃者為有穢也作而降者為將埽也蓋各

于賓客

振衽以作而弟子一人乃為之埽矣如賓客者各食畢必

自徹其饋也○通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并進同謂藏去也

右命食

凡四節因言弟子遵師命食凡食徹之儀也

執帚下箕倚于戶側

貸叶音忒○貸弛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

仰馨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

微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退却也從前埽而却退也

聚猶蓄也蓄穢于戶內以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

待出也此以上言拚地也

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

作乃興而辭

坐板句未詳舊謂板穢時以手排之也或曰板蓋箕

以葉向身而置帚于箕上也作者恐

妨之辭者以安之與謂釋箕而興也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

立是協是稽

弃棄穢也自上節至此言棄穢也協合稽考也謂拚

右灑掃

凡五節申言上文拚掃及汎掃之儀也

暮食復禮

謂復朝食之禮也句約言之自為一章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叶坐

上聲錯見上○錯置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而橫置于坐所以待用也此以上言執燭也櫛謂燭將盡也承繼也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取火而繼之也此及下節前三句言繼燭也

居句如矩

蒸間容蒸然者處

下捧枕以為緒 居侯同句古侯反下叶音戶○倨直句曲也以新燭繼舊燭其兩端相接一橫一直如矩之方也蒸細薪也稍開其燭使蒸間可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此三句承上節繼燭之義而言也緒謂燭櫛燼也枕所以受緒也此

及下節言貯櫛而去櫛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厥櫛有墮代燭

交坐無倍尊者遂出是去 者叶音渚去上聲○正謂除而正之也先執燭者既捧枕以貯櫛緒遂以左手正櫛投緒于枕中也此二句承上節末句貯櫛之義而言也墮猶落也櫛短而將墮則後之代執者交坐于尊者之前而前執者乃取櫛而出棄之此節承上

右執燭

凡三節特言自執燭以至去櫛之儀也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衽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

奉捧

同俶昌六反否見上○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右請衽

此節特言事師請衽之儀也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友叶音以與上節叶長上聲儀叶五何反○儀

猶善也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周則復始謂所切磋之事目也

右退習

凡二節終言弟子退息之習業也

凡小學大學簡升禮

此王侯簡不肖以紉惡上賢以崇德之禮也而儀禮闕其篇今按王制文參升

為經學者因以推見聖人之遺意則善矣

凡簡升學士之禮司徒頒教法以鄉三物教其民

此先原教民之法也三句文見

周禮大司徒以下並見王制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

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帥率同與去聲此以下乃備言簡

升之法也簡擇也帥循也注曰命鄉擇以告者謂屬司徒之鄉吏也朝猶會也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感也庠謂黨學鄉謂鄉飲酒之禮周禮春秋習射蜡而習鄉疏曰初時耆老聚會于庠學而已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習鄉周禮州長職春秋習射于州序又十二月蜡祭黨正飲酒以正齒位是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

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屏去聲○郊謂郊內之六鄉遂謂郊外之六遂

注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乃使轉徙其居冀其更新而化也又中年移之居郊以令習禮于郊之學又中年復後之居遂令習禮于遂之學遠方則九州之外也齒猶錄也疏曰按學記中年而考校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也移郊謂三年以後至五年之時間四年之一年移遂謂五年以後至七年之時間六年之一年屏

遠近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其內畔耳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

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注曰升者移名而造之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學大學也不征不令其給繇

役也造成也○愚按鄉大夫職三年太比則考其鄉之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之禮與之獻賢能之書于王升名于天府出長入治即下文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也彼升兼鄉升之後此升據鄉升之初蓋文有偏全衍縮亦善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注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也崇高也高

向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于小學長者教之于大學班固漢書年八歲始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也詩書禮樂即四術其教即四教春夏陽也詩樂合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習事事亦陰也疏曰鄭意以為秋教禮春教樂冬教書夏教詩也記云秋學禮冬學詩與此同也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陽聲為陰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

奮動靜者屬陰記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但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也四術不可暫時而闕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造者造成之也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謂諸侯以齒者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

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

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皆入學

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注曰視學亦使習禮于大學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且去其食樂者重棄賢者子孫也棘當為熒熒之言逼也使之逼寄于夷戎也疏曰殷人習禮在大學記云瞽宗殷之大學是也若周四代之樂按王制大學在公宮之左自京

者謂夏序也春謂夏弦大師詔之瞽宗者謂殷序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也則習詩亦在瞽宗也

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十五入大學仍兼習四術注云習禮皆于大學餘可知也按漢書西南有熒夷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

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注曰升者移名而用之也司馬真官卿主邦政云進士者可以進為王臣也辨論官材辨其論而官其材也官官職爵命也疏曰所升者謂王子公卿大夫之子而鄉之俊秀入學為造士者亦同也

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注曰車兵車甲衣甲有發謂有軍師而發用之也疏曰命司徒者以其主眾又主教故使與司馬相參也愚按

有發則司徒教之者蓋用士為伍長兩司馬以上之職也古者自將帥以至卒徒皆公卿及士庶為之此兵農合一之制而教官政官不離而為二者恃此具也後世若齊之內政唐之府兵猶用此意而大司徒教士之本已失矣况其他離之而兩傷者哉

伍長以上遞如其鄉官之教令諸子掌國子之倅其教令亦如之

參周禮大司馬還反皆如其簡升之禮所謂舍爵策勳也如馬及諸子職

記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此首言立學教民之意也 ○家有塾

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鄭注讀作遂音訛也陳注作州文誤也陳注是 ○此以下乃言學之制也古

者二十五家為閭共一巷巷門邊有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左右師以教之五百家為黨有庠則教閭塾所升之士二千五

百家為州有序則教黨庠所升之士國謂王都及侯國之學則又以教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與鄉大夫所升州屬後選

之士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頴宮**頴

同辟壁同 ○廱和也天子之學水四面旋正如壁故曰辟廱諸侯之學但東西南三面有水形如半壁故曰泮宮詩曰鑄京辟

廱記曰泮宮周學也皆謂國學也 **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校序庠皆鄉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按此三代學名明堂與王制虞庠夏序殷學周膠皆不合疑有誤見下明堂位 **明堂**

位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頴

宮周學也四者皆學名周立四代之學而魯象之也虞帝

右學之通制通解曰古者塾八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行不可得而變革者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而

外出于諸儒所記今皆無以考其實始悉存之愚按據王制明堂位其名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與孟子夏校殷序周庠之

說固互異矣又周兼立虞夏殷為四代之學魯亦仿而用之則與孟子鄉學三代各殊而國學則其者又異也以周禮黨庠州

序推之豈孟子固自言其畧而漢記乃得其詳與其位置據王制亦但云虞庠在國之西郊而已未分言四代位置也而鄭

注乃始云虞之上庠殷之右學皆大學也在國西郊虞之下庠殷之左學皆小學也在王宮東夏之東序周之東膠皆大學也

在王宮東夏之西序周之虞庠皆小學也在國西郊夫豈無據而云然耶詳其意蓋以養國老當于大學養庶老當于小學而

周養庶老必于虞之下庠在國西郊則其養國老于東膠必王宮東也考周禮黨庠州序義見地官而春官大司樂則掌成均

之法治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此當為小學在郊大學在國之驗而若師保宮左之小學則以教國子特立之與學者詳之

記虞書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契音薛○此以下總言教民以倫常之大道也舜虞帝名契臣名五品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司徒教官也言百姓不親由于五品不順汝作教官敷此五教宜以敬為主而以寬濟之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道言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教

以人倫因其固有者而道之也書曰左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也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

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共恭同○不違教箴友義正從皆以理言

不貳順柔婉皆以情言凡十者上語其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

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

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此聖王

鄉學升于國學庶民與國子合教之制而約舉其先教育後考察之節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政衣服飲食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鄭氏曰事為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器用也度丈尺長短也量斗斛大小也數品日多寡也制邊幅廣狹也一道德統言之也耆老謂致仕之老及鄉中之老而賢者逮及簡擇也

右教之通法

記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五州為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比知行並去聲○此以下詳言大司徒教民自鄉大夫遞頒于比長其教成則又自比長遞升于鄉大夫而賓興之也物猶事

也賓興詳見下鄉大夫職知以明理仁以存心聖以通幾義以斷事忠以盡已和以平情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睦謂親宗族媿謂親姻黨任謂信友恤謂賑貧禮謂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樂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之六樂射謂白矢參連剡注衰尺并儀之五射御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之五御書謂象形會意指事諧聲轉注假借之六書數謂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胸方程勾股之九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

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

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察也不弟即不友也次在後者

疏謂友專指兄弟故在前弟兼指師長故在後也造言即王制言偽而辯以疑衆之類亂民即王制亂名改作以亂政之類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故節其淫偽使行得其中正鄉大夫正月之大樂與天地同和故正其情欲使心得其和平

吉受教學于司徒退而頌之于其鄉使各以教其所宜

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正月之吉謂建子之月之一書者入于

大司徒也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

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興賢若今舉孝

廉興能若今舉茂才云衆寡者鄉人之善者無問多少也賓敬也興猶舉也不言舉言興者謂合衆致其尊寵而以鄉飲酒之

禮禮而賓之也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明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登升也天府掌祖廟之寶物者王重得賢者故拜

受之而升其書于天府也貳副也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也疏曰內史職掌策命諸侯羣臣故使貳之退而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

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于衆民也考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即此和也言其和心志也二曰和

容即此容言其正威儀也三曰主皮與此同文言其審正鵠也四曰和容古頌容通言其合音樂也五曰興舞與此同文言其

中舞蹈也其說皆切射為合舊注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則此與賢能之後方欲育才儲德安能遽繩以備德耶其說殆非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長上聲屬音燭下同○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也若以歲

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亦如其勸戒也春秋以禮會民

而射于州序正歲則讀教灋如初序州黨之學也先于此行鄉飲酒之禮而後射以觀其德

也也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日讀灋者彌親民于教亦彌數也疏曰卿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正月正歲春秋兩社四讀法

又加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為十四讀法族師此總釋鄭于

之也春秋祭祭亦如之祭祭敬反○祭謂書其德行道藝注曰書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

睦婉有學者春秋祭祭亦如之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之祭而與

其民以長幼相獻酬也亦如者如其讀且書也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

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以下謂四者皆會聚也

也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學奇表則相及

皆同也○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

師士為少師此以下備言教民之師與其教之之時與制而各

鄭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饁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皆入學距冬

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注曰傳教也上老平明坐于右塾

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出謂出而朝夕食也文王

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注曰語謂論說于郊學也曲藝小藝也誓傲也傲使為其事也又語又復

為論說也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天子親視學而與之論說雖小藝皆令待後論說之日而考課之也三

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注曰三說有一善則取之明不謂必盡善也疏曰等輩也序次也

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此節舊大字句之字句均字句然義終未

協疑有脫誤或曰遠字當是達字之譌合下句

○注曰遠之者謂不稱俊士選士而止稱郊人也成均董仲舒謂五帝大學之

名也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疏曰上尊謂堂上之酒尊也卑者酌于堂下之尊若郊人則雖賤而亦得酌于堂上之尊也

齊語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于子

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于父母聰慧質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竣音俊○政謂

國政也言內者對軍而言蓋管仲相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也也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眾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上蔽明語

其全德之被掩也此蔽賢語其偏才之被蒙也

公又問焉曰于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又以惡德問之也驕躁者不敬淫暴者不

義比阿也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

役猶為也及五

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于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

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

五屬王制所謂

五國以為屬也縣鄉卒邑家皆遞差而下與周禮六鄉六遂六軍小異大同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

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誅責也

右教庶民與升俊秀之法

記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日至德以為道本二日敏德

以為行本三日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

日友行以尊賢良三日順行以事師長行去聲知九字○此以下詳言教官禮官之屬

教國子之諸法也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孝在三德之終三行之

上者德廣于孝而行莫尊也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

而世子亦齒焉以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也疏曰鄭不言王大

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約言之也通解曰按至德自誠意正心端

本清源言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自強志力行蓄意廣業言之行則理之

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自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者言

之知道惡則以得于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

不忍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法

者也注曰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于路寢其門外畫虎明勇猛也

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且也教之者使識舊事也疏曰鄭知虎

門是路寢門者餘朝非常朝之處此司士所掌是日所朝之所

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王公保氏掌養國子以

道教之六藝一日五禮二日六樂三日五射四日五馭五日六

書六日九數教之六儀一日祭祀之容二日賓客之容三日朝

廷之容四日喪紀之容五日軍旅之容六日車馬之容養以道者以道

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若儀所謂道藝也六藝詳見教庶民章

此道之所寓也六儀注引少儀玉藻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

客之容肅肅雍雍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

旅之容暨暨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是也此道之所發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

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注曰成均董仲舒謂五帝之學

也文王世子云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則周立此學與國

之子弟即所稱國子道有道藝者德有德行者樂祖若舜命夔

典樂死則以為樂祖而祭之也。云瞽宗者，鄭司農謂瞽工樂人所共宗也。明堂位云：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則謂祭于學宮中也。疏曰：按王制，虞學為上庠，下庠，夏學為東序，西序等，則五帝學總名成均，三王學總名辟雍，代各異名，但無文可知。記云：春，詠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其教在瞽宗，故祭還在瞽宗。記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祭禮之先師亦在瞽宗。祭書之先師亦在上庠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

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武，興去聲，道導同。卷眷勉反，磬詔同。○中，偏倚化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托物喻事曰興，言語注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名，言德如雲所出也。大咸，即咸池，堯樂名，言德無所不施也。大磬，舜樂名，言德能救護民使得所也。大武，武王樂名，言德能成武功也。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疏曰：按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注云：大章，堯樂名，周禮闕之，或作大卷也。咸池，黃帝樂名，堯增修而用之，故周禮謂之大咸耳。雲門，黃帝樂名，故下文分樂五音之更不序大卷也。愚按樂記注，帝也，但如其說，既謂咸池為黃帝之樂，則雲門大卷無屬正當詳考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

舍，釋同。○注曰：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之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大胥，名致，學舞者，按此籍以名之。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先取適子，年二十至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舍采，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是也。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藻之屬也。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合聲，謂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疏曰：先鄭解舍采為以菜贄，見其師，後鄭不從者，按記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又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舍，即釋也。故以為學子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

大師掌教國子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風雅頌者，詩之總名，十五國風，大小雅，三頌也。賦，比興者，風雅頌之大體，直陳其事曰賦，如葛覃，卷耳之類，以彼狀此曰比，如螽斯，綠衣之類，託物興詞曰興，如關雎，兔置之類也。教國子必以六者為

之經緯則凡詩之節奏指歸將不待講說而已可吟咏以得之矣六德即大司樂所教樂德也六律兼六同而言

書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此特言古帝命教國子之法也胥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之子弟說文云胥胤也爾雅云胤繼也繼父世者謂長

子也典樂樂官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

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溫和栗敬也直恐

不足于和寬恐不足于敬故教使全其美剛恐失之虐簡恐失

之傲故教使防其過樂之為教本于中和以養人之情性故其

功效如此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歌詠永長也聲謂宮商角徵羽

律謂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之六陽律大呂夾鍾仲呂

林鍾南呂應鍾之六陰律八音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諧

和倫理也詩以宣其志歌以長其言而又以五聲依其歌之上

下以六律節其聲之清濁則八音皆和不相陵奪爾用之祭祀

朝享神人皆和矣况教胥子乎此極言樂之功效之大正以見

教學之

文王世子凡學世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

羽籥皆于東序凡學之於戶孝反教也下正學舞正學于師學

論俊選所升于學者于盾也戈句矛戟也于戈象武動作之時

學之羽籥象文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曰

按其形句曲有子及也鄭云若今雞鳴戟也

大樂正學舞于戚

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曰小樂正以

之屬而大樂正其主也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

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萊合舞秋頒學合聲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疏曰小舞幼時教之卽帔舞羽舞皇

舞旄舞于舞人舞也周禮唯有籥師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

或異代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之法也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曰誦謂詩歌弦謂以絲播

事則學以事也學書于虞學典謨所興也學舞于夏學文武中

也學禮樂于殷學功成治定與周同也疏曰上文學舞之時皆

據升于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如此文也春夏是陽法

清靜故學聲秋冬是陰主體質故學事周立虞夏殷三代之學

表禮 簡升 卷二十三 二

而司成論說在東序是周之大學夏東序也。凡侍坐于大司成
 養庶人之老于虞庠是周之小學虞下庠也。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盡不問。問如字徐讀去聲。○問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所謂函丈也。負墻卻就後席相避也。不問者恐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右教國子及庶民所升俊秀之法

豫教禮此特教王世子之禮而諸侯世子亦畧如之也。今禮已闕但錄記大小戴記家語及賈誼等文于左以存其意耳。世子所以特有教者視學其大綱也。凡三公三少之大下及左右摯御之細其闕之也。切而教之也備矣。

記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

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注曰小學謂虎

其也。束髮謂成童白虎也。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解曰按虎闈即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弟保氏掌養國子守王闈也。一作庠門者非。祭義文王世子家語參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

子齒。四學四代之學也。齒者太子與同學者序長幼而不以貴加人也。設四學何也凡三王教

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

一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修內以和心志修外以飭威儀似乎內自內外

自外也而禮自外以達內樂自內而達外二者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則合外內之道矣。此所以其成也懌而既有恭敬之實又有溫雅之象也。謂之懌者與論語不亦說乎之說相似。蓋修習既熟而中心悅懌其進自不能已。此禮樂交相培養之驗也。

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大

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

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少養行並去聲○養猶教也言養者漬浸養成之也示謂著其禮審論謂說其義出謂就學入謂燕居前後皆謂在學時也記所云皆謂天子而引以明太子也四輔舊謂疑丞輔弼也尚書大傳曰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也語猶言也言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太子德成則教道尊嚴凡居官

守者皆以正自處而國無不正矣此太子他日為君之謂也當入學而太子齒何也曰凡君之子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兼猶統也世子能盡親親尊尊之道然後可以撫有

天下

故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一曰此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眾知

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

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

學數同○然而之然猶言夫然也學教也物猶事也語曰樂

正司業父師司成一入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一人或作一有今從

書作一人師有父道故云父師通解曰一人二句商書太甲家篇文亦本謂天子而引以明世子也古人引經之例多如此語子夏問于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

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泄昨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于君則為之况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抗舉也舉世子之法于伯禽使學此禮于成王側以曉成王也聞者聞于古也迂謂委曲以善君也國語楚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問于申叔時莊王楚君各旅士亶楚大夫箴恭王名也叔時楚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

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垂之訓典使知族類以比善焉為比並去聲○以時紀事謂之春秋聳獎抑貶也世謂先王之世繫昭顯察棄也明德者世顯而昏德者世廢也休懼猶言勸戒動行也導開也顯德謂尚周主臣之屬耀猶光也則法也疏之言滌樂所以蕩滌人之邪穢也鎮安浮躁也令謂先王之法令物事也官猶職也語謂凡治國之善語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故事訓典謂帝王之訓典族類猶言品類比合也謂別其類而合于義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且緣反○悛改也行之言動猶盪也謂咏歌事物以動盪之也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固也身勤猶言先勞謂勤身以率之也刑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

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
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

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舍上聲度入聲○徹通也

施舍施所欲舍所惡也施舍語其誠久長語其守度量語其宜等級語其差恭儉語其謹敬戒語其慎昭宣除革也利猶順害猶弊也宣順故文革害故武精意故刑不溢正德故賞不僭齊壹肅敬也耀臨猶所謂大觀在上若是而不濟

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猶治也賈誼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

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

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夏十七世殷二十一世周三十七世古之秦則始皇胡亥二世耳暴猝也疾也古之

王者太子廼生舉以禮禮謂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

于天也過閔則下過廟則起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

已行矣齊側皆反見音現闕古闕字○古謂夏殷周也周成王

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導之教訓也于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

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比選

端士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此一作皆大戴禮作比○武王崩成王十有三

保安也傅輔也書敘云周公為師安顏氏謂安居也有識謂稍長有知識時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

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壽其不則而達其不

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

故中道若性

妃配同達漢書作匡旌大戴作旒媿大戴作攘中

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也注曰堯置鈴令進善者立于其下設木使誹謗者書政之失舜置鼓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瞽無目者工樂人也中猶合也通解曰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雖切亦受之而不媿恨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中于道如性自然也故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明有敬也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明有度也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明有仁也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翼太子有此具也

漢書無天子二字今從大戴朝上如字下音

謂中春舍菜合舞中秋班學合聲坐國老謂天子視學而遂養老鸞和車工鈴齊或作齊又作茨采齊肆夏皆樂詩各爾雅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皆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蓋文誤明有敬教天下之臣明有孝教天下之孝明有度教天下之儀也及秦而不

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其性惡哉彼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
上大戴作尙剗牛例反艾讀為刈菅音姦○註謂面相斥罪也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一世也菅茅也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

其轍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聖知之知去聲○古

事之師也諺猶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

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知義理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

一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

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此之謂也易去聲貫慣同○諭曉也與猶及也濫猶

放也力大戴作功譯通言語周禮象胥氏至老死也猶正也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而國定矣

諸侯元年即位禮此王即位改元之大禮而禮皆闕也其事

補記

一記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此仲王崩太甲即位尹祠先王而奉其君以告于祖也先王

謂湯也自尹言為先王自嗣王言則為厥祖矣不言奠仲王

殯者奠殯不待言也重成湯特祠以告之耳稱尹祠攝祭故也

○注曰此湯崩太甲即位而奠殯以告也疏曰此年十一月湯

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愚按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仲王

即位未久而太甲立此有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暨孟子並可考

注疏不審而以爲湯崩奠殯其率已甚矣况卽以書文求之侯

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注曰伊尹制百官春秋公羊

傳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王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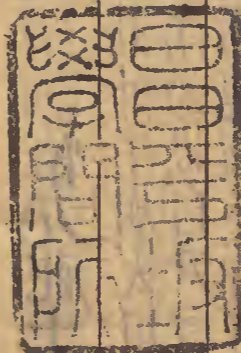
位矣何以謂之未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

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雖三年不忍當也

注曰一年不二年故未踰年但

稱子不稱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即位稱君雖稱君猶三年不忍當故曲禮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謙未敢稱一人也疏曰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緣始終之義不可一年有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踰年即位保臣民之心也愚按保猶安也

禮庫



天祿五

